

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節之什第十七

疏

案毛詩節下有南山詩小雅二字今依三家文刪

節注齊說曰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

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

而俗敗

疏

毛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箋家父字周大夫也。周室至俗敗漢書董仲舒對策文下云由是觀之天

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其患禍必至也來董以節爲刺周大夫爭田之詩此齊說師尹不善之事多端而以爭田興訟好利至此鄙孰甚焉故舉以爲言也三家皆止以節標目大戴禮引式夷式已二句盧辨注云此小雅節之四章盧蓋據三家文也左昭二年傳季武子賦節之卒章亦止

韓詩文又云字書作焱說文作天才廉反小熱也案說文焱下
云憂也引詩憂心如惓段注謂說文引詩釋焱从炎之義當作
憂心如炎雲漢詩如惓如焚亦如炎之誤說文炎下云火光上
也美下云小熱也詩曰憂心如惓段注節詩古本毛作如美故
傳云美燭也今各本如美誤作天鹽鐵論散不足篇引國既卒
詩人傷而作詩云憂心如惓不敢戲談明齊毛文同國既卒
斬何用不監注韓說曰監領也疏傳卒盡斬斷監視也箋天下
紀滅女何用爲職不監察之○監領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
珙云監者臨也華嚴經音義引國語賈注云臨治也領亦治也
禮樂記仲尼燕居注並云領猶治韓訓監爲領猶訓監爲臨義
取理治也陳奐云用以也言國祚已盡滅斷絕愚案陳說是言
國祚已盡滅斷絕彼尹氏何以不起而臨治之潛夫論愛日篇
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傷三公據人尊位食人重祿而曾不
肯察民之盡瘁也又賢難篇夫宵小朋黨而因位譏妬擊吹齧
賢爲禍敗也豈希三代之以覆列國之以滅後人猶不能革此
萬官所以屢失守而天命數靡常者也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
監嗚呼時君俗主不此察也此魯說言命之靡常民之盡瘁無
言及天下諸侯意國既卒斬猶書祖伊
所云天既訖我殷命也不必如箋說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注三家瘥

作嗟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惜莫懲嗟疏傳實滿倚長也薦重瘵

倚也言南山既能高峻又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吠谷使之齊

均也責三公之不均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天氣方

今又重以疫病長幼相亂而死喪甚多也懲止也天下之民

皆以災害相弔唁無一嘉慶之言曾無以恩德止之者嗟乎奈

何○說文瘵瘵也無疫義三家瘵作嗟者說文嗟殘蔑田也

賦繇繇詩云天方薦嗟與董說爭田事無涉義較毛作瘵爲長

蕪不治故云天方薦嗟與董說爭田事無涉義較毛作瘵爲長

惜曾釋言文陳奐云惜當作替民勞惜不畏明說文引作替云

曾也曾者詞之舒也替曾皆從口會意釋詞云替莫懲嗟替莫

懲也言天降喪亂如此而在位者曾莫知所懲也嗟末句語助

耳訓爲歎詞反贅十月之交曰胡替莫懲下無嗟字可證案

民言無嘉惜莫懲嗟與沔水民之訛言宣莫之懲文義亦同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注魯氏作底秉國之均注齊均作鈞四方

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注魯毗作痺俾作卑不弔昊天不宜

空我師疏傳氏本均平毗厚也弔至空窮也箋氏當作桎鐻之

之平桎制四方上輔天子下教化天下使民無迷惑之憂言任

至重至猶善也不善乎昊天愬之也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

我之眾民也○馬瑞辰云說文氏至也本也从氏下著一一地也氏星一名天根亦取根本之義又云檣柱氏也古用木今以石案柱氏卽今之石礫礫在柱下而柱可立木必有根而本始建大臣之爲國根本亦猶是也魯氏作底者潛夫論志氏姓篇尹吉甫相宣王著大功績詩云尹氏大師維周之底也陳喬樞云魯詩以此尹氏爲尹吉甫論其氏族溯其祖考是此詩陳古刺今傷師尹之不善其職也穀梁隱二年注氏羌之別種釋文氏本作底此氏底通段之證齊均作鈞者漢書律厯志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詩云尹氏大師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齊均作鈞陳喬樞云史記周本紀引書其罪惟均作惟鈞魏大饗碑夏啟均臺之饗鈞作均皆其證魯毗作痺俾作卑者荀子宥坐篇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底鄒觀之跋補虞秉國之均天子是痺卑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痺者毗之段借卑者俾之段借俾作卑與詩釋文同也說苑政理篇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也劉用魯說與荀子合俾民不作卑乃魯亦作本也韓詩外傳三引孔子曰詩曰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刑措不用此荀劉所本與魯義大同蔡邕東鼎銘毗於天子用魯經文不弔昊天者馬瑞辰云漢書五行志載左哀十六年傳昊天不弔應劭注昊天不善于魯鄭眾周禮大祝注引左傳作昊天不淑淑亦善也書大誥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多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君奭弗弔天降喪于

殷逸周書祭公解不弔天降疾病王引之云弗弔天弗弔昊天皆當連讀猶此詩不弔昊天其說是也下章昊天不備昊天不惠均與不弔昊天同義蔡邕焦君贊太守胡君碑崔君夫人誄皆云昊天不弔用魯經文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瑣瑣姻亞魯說曰瑣瑣小也則無撫仕疏傳庶民之言不可信

夷平也用平則已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瑣瑣小貌兩壻相謂曰亞應厚也箋仕察也勿當作末此言王之政不躬而親之則恩澤不信於眾民矣不問而察之則下民未罔其上矣殆近也為政當用平正之人用能紀理其事者無小人近罔之父曰姻瑣瑣昏姻妻黨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小位重其祿也○案以下刺王之詞言為政必躬親之淮南繆稱訓君子見善則病其身焉身苟正懷遠易矣詩云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呂覽孟春紀高注亦引詩二句說苑反質篇齊桓公謂管仲曰羣臣衣服輿馬甚汰吾欲禁之可乎管仲曰詩云不躬不親庶民不信君欲禁之胡不自親乎弗作不蓋魯詩亦作本古本考文庶民弗信弗亦作不仕察釋詁文弗問弗察則下人未罔其上矣馬瑞辰云勿末古通用禮文王世子未有原鄭注末猶勿也故箋訓勿為末然以末罔二字連讀義終未洽釋詞以勿為語詞勿罔即罔猶之不顯即顯不承即承其說是也又云兩式字與

下章式月斯生皆語詞傳箋訓爲用非也胡承珙云大戴禮衛
將軍文子篇子貢曰學以深厲以斷送迎必敬上友下交銀手
如斷是卜商之行也孔子曰詩云式夷式已無小人殆而商也
其可謂不險也險卽危殆不險謂于夏交友必慎不因小人以
致危殆也愚案夷者平情謂察吏必審已者剛斷謂不可必去
故得不以小人致危殆瑣瑣小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舍
人曰計謀褊淺之貌旄丘瑣兮瑣訓小是單文亦然也陳奐云
都人士箋尹氏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彼疏引此尹氏以證
雖彼箋所言非經義而尹氏爲周室昏姻要必有徵此詩刺幽
王而經言尹氏爲政不平欲王躬親則所謂如亞當卽指尹氏

昊天不傭

注

韓傭作庸云庸易也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遘

疏

傳傭均鞠盈議訟也屆極閑息

夷易違去也箋盈猶多也戾乖也昊天乎師氏爲政不均乃下
此多訟之俗又爲不和順之行乃下此乖爭之化病時民微爲
之愬之於天届至也君子斥在位者如行至誠之道則民鞠訕
之心息如行平易之政則民乖爭之情去言民之失由於上可
反復也○傭均釋言文傭作庸云庸易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庸
傭之消易者平易也晉書元帝紀引詩昊天不融蓋本齊魯詩
融亦傭之同音借字直言昊天不平昊天不順不斥尹氏也鞠
鞠古通作如屆者言王不至行政之處不視朝也上章弗躬弗
詩三家義集流

卷十七 節之什

四

親卽其義君子如至而躬親其政則庶民弗信之心
息矣如夷者君子如平其政則庶民惡怒之心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不自爲政

注

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卒勞百姓

疏

傳病酒曰醒成平也箋弔

至也至猶善也定止式用也不善乎昊天天下之亂無肯止之
者用月此生言月月益甚也使民不得安我今憂之如病酒之
醒矣觀此君臣誰能持國之平乎言無有也卒終也昊天不自
出政教則終窮苦百姓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
○式語詞也言不善之昊天亂無有止而月且斯生使民不得
安馬瑞辰云玉篇醒一曰醉未覺也說文作一曰醉而覺而下
脫未字正義據誤本解之晏子春秋內篇諫上云景公飲酒醒
三日而後發晏子見曰君病酒乎又曰今一日飲酒而三日寢
之三日寢卽上文醒三日也則醒正醉而未覺之稱從玉篇是
曹植應詔詩憂心如醒用韓經文釋詁成平也成平互相訓上
章秉國之均均亦平也與秉國成同義卽執國政也萃者瘁之
借字國之大臣皆有爲政之責何以不自爲政坐視敗壞使百
姓至於瘁勞乎此兼責朝臣齊誰下有能字政作正者禮縹衣
引詩云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鄭注傷今無此人也
成邦之八成也誰能秉行之不自以所爲者正盡勞來百姓憂
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陳喬樞云周官八成有以版圖

聽人訟地者齊來以是詩爲刺大夫緩義急利爭田成訟故傷
今之無人莫能秉國成而治之也潛夫論敘錄卒勞百姓用魯
文經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注魯說曰蹙蹙速

鞫也韓說曰騁馳也疏傳項大也騁極也箋四牡者人君所乘

恣王不能使也蹙蹙縮小之貌我視四方土地日見侵削於夷

狄蹙蹙然雖欲馳騁無所之也○新序雜事五夫處勢不便豈

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

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潛夫論三式篇人情莫不以己爲賢而

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

項領汪繼培注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詩云駕彼四牡四牡

不得騁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中論爵祿篇君子不患道德之

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
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此魯說易林噬嗑之歸妹未濟之明
夷履之剝否之屯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此齊說又隸釋堂
邑令費鳳碑栖遲歷稔項領滯畜抱朴子嘉遁篇空谷有項領
之騷者孫陽之恥也勸學篇項領之騷騁迹於千里博喻篇兩
絆而項領則騷騁與蹇驢同矣皆用三家文明古義如此謂賢
者之栖遲無所也馬瑞辰云說文唯鳥肥大唯唯然也傳益以
寺三

人至告愬文選任昉百辟勸進賡注暨沈約齊安陸昭王碑文
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荀子正名篇楊注顯顯體貌敬順也陳
喬樅云箋釋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云不善乎昊天愬之也此
詩屢言昊天如昊天不肅昊天不惠又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及
此昊天不平皆呼天而愬之詞章句云云蓋卽釋此詩也愚案
詩言昊天不平使我王不得安王不懲止其邪心而反怨赫正
者是末如何也

家父作誦注三家家作嘉以究王訥式訛爾心以畜萬邦疏家傳

父大夫也箋究窮也大夫家父作此詩而爲王誦也以窮極王
之政所以致多訟之本意訛化畜養也○三家家作嘉者蔡邕
朱公叔謚議周有仲山甫伯陽父嘉父優老之稱也是魯詩作
嘉父漢書人表嘉父與譚大夫寺人孟子並列中上士冠禮伯
某甫鄭注周大夫有嘉甫甫或作父是齊詩作嘉父知韓同也
說文誦諷也調下云說也从言句聲誦下云或省易林大過之
坎坐爭立訟紛紛誦誦詩言王所言所行紛紛不定故作此詩
以窮究王誦亂之說而終望王化其心以畜養萬邦也陸賈新
語術事篇詩云式訛爾心以蓄萬邦言一心化天下而教二國
治此之謂也陳喬樅云魯詩學出荀卿卿仕楚陸賈亦楚人其
說詩當本荀卿蓋魯詩畜或作蓄

節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正月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三家無異義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疏

傳正月夏之四月

夏之四月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恆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訛僞也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淮南泰族訓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水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於人有以相通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爲非甚眾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白虎通災變篇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謹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王逸楚詞九章注孔甚也詩曰亦孔之將皆魯說也漢書五行志引五行傳曰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貪馬瑞辰云訛言孔將是聽不聰也念國爲虐是急虐也民今無祿是極貧也而正月繁霜萎以爲恆寒之異信乎天人相感其理不爽陳喬樞云漢志夏侯始昌善推五行傳與齊詩同一師法劉向五行傳論卽夏侯所推傳向集而論之翼奉傳言奉事君蒼治齊詩爲始昌再傳弟子其言齊詩五際皆推本五行以著

天人之應箋蓋用齊說也易林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

晉之寔正月繁霜用齊經文

瘋憂以痒

疏我獨憂此政也○釋訓京京憂也後漢質帝紀梁

太后詔曰憂心京京后習韓詩所用是韓經文釋詁瘋痒病也舍人曰皆心憂憊之病也孫炎曰瘋者畏之病也陳喬樞云爾雅釋文瘋詩作鼠案鼠即瘋之段借毛古文作鼠三家今文作瘋今毛詩云瘋憂以痒此改從三家今文非毛舊也雨無正篇鼠思泣血尚作鼠字可證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

憂心愈愈

注魯愈作瘵說曰瘵瘵病也是以有侮疏

傳父母謂文武也我

我天下瘵病也莠醜也愈愈憂懼也箋自從也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遭此暴虐之政而病此何不出我之前言從女口出惡言亦從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惡也同出其中謂其可賤我心憂政如是是與說言者殊塗故用是見侵侮也○魯愈作瘵瘵瘵病也者釋訓文毛作愈愈用段借字則作瘵瘵者魯詩也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疏

傳惻惻憂意也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園土以爲臣僕富人之屋烏所集

也箋無祿者言不得天祿自傷值今生也辜罪也人之尊卑有十等僕第九臺第十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不止於所罪而已書曰越茲麗刑并制斯此于於也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當於何從得天祿免於是難視烏集於富人之室以言今民亦當求明君而歸之。惻當作惻釋惻惻憂也漢書郭太傳陳蕃實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既而歎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李注言不知王業當何所歸郭鄭同時郭之解詩與箋意合義本三家特箋參用傳意耳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注魯說曰夢夢亂也

韓說云惡貌也齊夢作芒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

云愾疏

傳中林林中也薪蒸言似而非王者爲亂夢夢然勝乘也皇君也箋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爾喻

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之方且也民今且危亡視王者所爲反夢夢然而亂無統理安人之意王既能有所定向復事之小

者爾無人而不勝言凡人所定皆勝王也伊讀當爲繁繁猶是
也有君上帝者以情告天也使王暴虐如是是憎惡誰乎欲天
指害其所憎而已○韓詩外傳七載晏子對齊景公未引詩曰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韓說乃箋所本夢夢亂
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孫炎曰夢夢昏昏之亂也說文夢不明也
不明即昏義惡貌也者釋文引韓詩文昏亂不明即惡貌也齊
夢作芒者文選陸機歎逝賦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即
用此詩李注芒芒猶夢夢也淮南假真訓其道芒芒昧昧然是
芒芒之義與夢夢同魯韓同毛則作芒芒者齊文也黃山云十
月之交傳騰乘也箋百川沸出相乘陵者由貴小人也此傳訓
勝爲乘即此義故王述之申傳云王既有所定皆乘陵人之事
言暴虐也傳又云皇君也乃王自謂君如帝天誰敢言憎怨乎
正傳所謂爲亂夢夢然也箋
乃云欲天指害其所憎失之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疏傳在位非君子乃

君子賢者之道人尙謂之卑況爲凡庸小人之行謂小人在位
曾無欲止眾民之爲僞言相陷害也○馬瑞辰云釋山山脊岡
釋地大陵曰阜釋名岡亢也在上之言也陵隆也體高隆也天
保詩如岡如陵明以岡陵喻高詩意謂訛言以山爲卑而其實
爲高岡高陵憑當讀無微不信之微謂訛言如此顯然乃莫之
徵驗以刺君聽不聽愚案馬說較晰但懲字不必改徵言訛言
寺三定集卷九 卷十七 節之什

顯然曾不懲止此
詛言所以益肆也
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

雄
正

傳故老元老訊問也君臣俱自謂聖也箋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

時君臣賢愚適同如烏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乎○漢書藝文志或者不稽諸躬而忌詠之見是以詩刺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
凶咎也此齊說與箋意合

傷其舍本而憂末不能勝
凶咎也此齊說與箋意合

不能勝
笑意合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注韓魯局作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踣維號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注魯維作惟齊躋作越脊

作迹蜴作蜥

疏

傳局曲也踣累足也倫道脊理也蟬蟬也箕屨
踐者天高而有雷霆地厚而有陷淪也此民疾

苦王政上下皆可畏怖之言也羅民號呼而發此言皆有道理所以至然者非徒苟妄爲誣辭魍蜮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

人何爲如是傷時政也○韓局作踞者曹植七太尉論踞天踞地用韓經文魯局作踞者說苑敬慎篇孔子論詩至正月之六

俗則危身故賢者不遇時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益高不敢不

躡謂地蓋厚不敢不躡此之謂也此留詒局作躡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躡偃僕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此留詒局作跼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跼偃僕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此留詒局作跼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跼偃僕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此留詒局作跼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跼偃僕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跼此之謂也此留詒局作跼與釋文毛又作本同薛綜西京賦注跼偃僕也後漢李固傳居非命之世天

高而不敢跼地厚而不敢踏或下疑脫兩不字意與說苑合張衡西京賦豈徒跼高天踏厚地而已哉蔡邕釋誨天高地厚而跼踏之皆用魯經文魯維作惟者列女楚野辨女傳引詩惟號斯言有倫有脊說文踏下云小步也詩曰不敢不踏越下云側行也詩曰謂地蓋厚不敢不越陳喬樞云踏越古通用故詩兩作說文肉部以棘爲古文肱字其明證也魯韓皆作踏則作越者當是齊詩齊蜎作蜎者荀悅漢紀王商論是以離世深藏以天之高而不敢舉首以地之厚而不敢投足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蜎蜎以六合之大匹夫之微而一身無所容焉豈不哀哉愚案荀悅云不敢投足卽說文訓越爲側行步之義悅用齊詩所引踏當作越今漢紀仍作踏蓋後人順毛改之蜎作蜎亦後人誤改鹽鐵論周秦篇詩云謂天蓋高蜎蜎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哀今之人胡爲蜎蜎桓用齊詩惟蜎字未改說文蜎下引詩曰胡爲蜎蜎亦據齊文耳齊脊作迹者繁露深察名號篇是非之正取之逆順逆順之正取之名號名號之正取之天地諄而效天地者爲號鳴而命者爲名名號異聲而同本皆號名而達天意者也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天人之際合而爲一同而通理動而相益順而相受謂之德道詩曰惟號斯言有倫有迹此之謂也陳喬樞云董子以號爲名號與箋說異據此推知齊詩之義蓋局越於訛言之相誣陷嫉時是非倒置邪說亂正故陳此義以爲刺也說文倫一曰道也玉篇迹理也故董云惟名號之

言有道有理不可不深察也胡為虺蜴者後漢左雄傳雄上疏
曰詩云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陳喬樞云爾
雅以虺為蝮虺蜴皆有毒能傷害人故畏之雄此
說本齊詩之訓尋鹽鐵論周秦篇引詩語意亦同

贈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疏傳言朝廷曾無傑臣抗動也仇仇猶警

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我特苗也天以風雨動

搖我如將不勝我謂其迅疾也彼彼王也王之始徵求我如恐

不得我言其禮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畱我其禮待我警警然

亦不問我在位之功力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案釋

訓仇仇敖敖傲也本舊訓傲傲也郭注以為傲慢賢者禮

羅衣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

始求我如恐不得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力用我是
不親信我也廣雅釋言抗抗緩也王念孫云集韻抗抗緩持也
抗抗通作仇仇細衣注言持我仇仇然不堅固即此緩持之意
與廣雅同義蓋本於三家也陳喬樞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言
求我之急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言用我之緩也三復詩詞綴
於用賢之說為切而傲賢之義為疏矣王

詩之義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注齊揚作陽寧作能魯威作滅疏傳厲惡

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箋茲此正長也

心憂如有結之者憂今此之君臣何一然爲惡如是火田爲燎

燎有之者爲甚也○齊揚作陽寧作能者漢書谷永傳永對曰

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詩云燎之方陽能或滅

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王應麟詩攷引如此今漢書仍作寧知

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炎災燎火亦允不勝張晏曰天子盛威

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據二文知齊詩揚作陽同

聲借字也五行志引褒姒威之亦出齊文魯威作滅者列女周

褒姒傳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云云未引詩曰赫赫

宗周褒姒滅之楚詞天問章句言褒姒事同蓋本魯詩呂覽疑

似篇高注亦引詩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知魯威

作滅與釋文毛或作本同威滅古今字之異也

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

疏傳寤困也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將請伯長也箋寤仍也終王

之所行其長可憂傷矣又將仍憂於陰雨陰雨喻君有泥陷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之難以車之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輔喻遠賢也輪墮也棄
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
矣○案終猶既也言王之行事既其長可憂傷又仍寤於陰雨
猶言又重之以陰雨謂大亂作也班固漢書敘傳敢行稱亂寤
世薦亡謂淮南父子兩世相仍再亡其國箋訓寤爲仍蓋即用
齊義易毛也釋詁郡仍並訓爲乃邵晉涵正義云郡通作寤引
箋爲證楊雄法言孝至篇郡勞王師王引之謂卽仍勞王師是
寤郡音訓互通魯詩當與齊同韻本陳旻云輔者揜與
之版大東傳箱大車之箱也方言箱謂之輔爾雅裴輔也裴與
揜通箱取輔相之義則輔卽箱矣大車揜版置諸兩旁可以任
載今大車既重載矣而又棄其兩旁之版則所載必墮此其顯
喻也左僖五年傳宮之奇設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兩喻呂覽權
勳篇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
是也先人有言曰唇亡而齒寒韓子十過篇淮南人間篇並有
此文然則車之有輔猶齒之有唇最相切近人之兩頰曰口輔
亦曰牙車其命名卽取車輔之義自來解者不識輔爲何物正
義謂輔是可解脫之物以今人縛杖於輻爲比況之詞若是則
棄輔未卽墮載恐於經義無當也載輪爾載者易林泰之同人
多載重負捐棄于野齊
義是也伯長釋詁文

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疏傳員益也箋屢數也僕將車者也願猶視也念也女不棄車
以商事喻治國也○輻亦作輹易大壯九四壯于大輿之輹釋
文本又作輻壯大也大其輻即益其輻所謂員兩輻也然即輻
輻足恃而將車之僕又當屢顧念之則可以不輸爾載雖絕險
終必踰之譬之世亂雖棘終克有濟也曾是不以爲意可乎黃
山云毛鄭不爲輔作訓必當時所共知釋詁輔備也說文備輔
也備从人猶僕从人本以人爲輔大車載物以僕御車必以備
輔行而護持其車蓋古法自如此車行侍輪輻老子三十輻共
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所謂無之以爲用者也載重踰險下有
折輻之患即上有輪載之虞爲之輔者或挽或推所以助其車
兵車有車右右助也輔備也亦助也箋言棄女車輔乃請長者
見助猶言棄女車右耳上章棄輔而呼將伯伯人也本章不棄
而屢顧僕僕亦人也則輔同爲人可知孔疏謂車不聞有輔是
車內埒無名輔之件矣故疑如今人縛杖於輻爲可解脫之物
乃從釋木輔小木生義近儒或易爲伏兔或易爲車箱二者皆
附車而成不能解脫者也且棄伏兔車先不
可行棄車箱物先不能載其義視孔又短矣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注齊炤作昭憂心慘

慘念國之爲虐疏傳沼池也慘慘猶戚戚也箋池魚之所樂而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見以喻時賢者在朝廷道不行無所樂退而窮處又無所止也
○案箋喻最晰即節篇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意齊炤作昭者
禮中庸引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言伏處而人見之甚明意
各有屬鹽鐵論誅秦篇詩云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明齊毛文
同漢書武帝紀引此二句亦三家文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疏傳言禮物備也洽合鄰近云族也是言王者不能親親以及

兄弟相親友爲朋黨也此賢者孤特自傷也○案詩言小人朋

黨飲食宴集合和鄰近周旋昏姻惟我孤特自傷憂心慙慙然

並引婚姻孔云齊昏皆作婚

眇眇彼有屋注魯說曰眇眇小也齊韓眇作徇𦵏𦵏方有穀注

魯作速速方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桮注魯作天天是加𦵏矣

富人哀此惇獨注魯惇作𦵏疏傳眇眇小也𦵏𦵏陋也君天之

也此言小人富而寢陋將貴也民於今而無祿者天以薦嗟天

殺之是王者之政又復桮破之言遇害甚也此言王政如是富

人已可憐獨將困也○此代小也者釋訓文是魯與毛同齊韓
作何者說文何小兒从人勾聲詩曰何何彼有屋與魯異當爲
齊韓文也款當爲逮說文速籀文作逮此詩逮逮三家作速速
釋訓躑躑速速惟速鞠也速鞠義爲窮迫釋文方穀本或作方
有穀非也是經本無有字魯作速速方穀者後漢蔡邕傳釋詢
云速速方穀天是加王應麟詩攷云豈傳注載韓詩作速速
方穀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方猶並也盧文弨云章懷先引毛
詩速速方穀及傳箋云云然後云韓詩亦同謂與毛鄭之說同
作穀也下云此作穀者蓋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乃章懷釋豈
之文故用此字蓋字王氏乃以爲韓詩之說誤矣愚案速速方
穀者言小人窮迫驟貴方穀而行豈用魯詩此魯作穀也郝懿
行云躑躑縮小之貌與速速皆爲狹小之意故釋以速鞠於義
亦通天天是加者疑魯詩本無極字舒析加可爲二字加字上
屬爲義下作可以富人故蔡文用詩作天天是加也馬瑞辰云
說文証加言也是加與詠諸義同言民今貧而無祿者雖天天
盛美不免受譖於人也天天形近易譌毛詩本譌作天遂誤以
君釋之耳魯傳作莞者孟子書引舒矣富人哀此莞獨趙岐章
句云舒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莞獨羸弱
者耳王逸楚詞離騷注莞孤也詩曰哀此莞獨趙王皆用魯詩
是魯作莞楊雄元后詠哀此莞獨雄亦用魯詩以莞字不便施
之元后故
便文易字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十月之交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當爲刺厲王作詰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耳節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

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監妻嬖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是以知然○詩譜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此詩爲周幽王時十月辛卯朔日有食之鄭箋用緯說改爲周厲王時曰食阮元云大衍術曰饒議曰小雅十月之交梁虞翻以術推之在幽王六年開元術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授時術議曰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蓋自來推步家未有不與緯說異者本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邇後編法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言厲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阮說詳羣經室集馬瑞辰云唐傳仁均及一行並推算幽王六年乙丑歲建酉之月辰時日食國語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又曰是歲三川竭岐山崩與此詩百川沸騰山冢卒崩合仍從毛詩刺幽王爲是愚案漢書梅福傳數御十月之歌是十月之交三家亦有止作十月者毛詩正義本詩末作十月八章四字唐石經同今諸本皆增之交二字矣三家義當與毛同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

今此下民亦孔之哀疏

傳之交日月之交會醜惡也月臣道日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微謂不明也彼月則有微今此日反微非其常爲異尤大也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案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月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引今此下民二句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引亦孔之醜句皆明魯毛文同孔疏引詩推度災曰十月之交氣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強故天垂象以見微辛者正秋之王氣卯者正春之臣位日爲君辰爲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爲君幼弱而不明卯之爲臣秉權而爲政故辛之言新陰氣盛而陽微主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漢書翼奉傳奉上封事曰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後漢馬嚴傳嚴上封事曰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嚴親野饋相齋請郎顗傳顗上封事曰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變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丁鴻傳鴻上封事曰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彊盛侵奪主勢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

之醜變不虛生各以類應人道
停于下效驗見于天皆齊說

日月告凶注魯告作鞠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疏箋告

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
國無政治者由天子不用善人也○魯告作鞠者劉向封事又
引詩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古告鞠通故
魯作鞠後漢章帝紀元和三年詔今四國無政不用其良用魯
經文左雄傳雄疏曰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明齊毛文同荀
悅漢紀六引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荀
用齊詩曷蓋誤字韓詩外傳五言君者民之源也云云未引
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彼
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注魯食作蝕齊維作惟
齊說曰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韓說曰
于何猶奈何也疏箋臧善也○魯食作蝕者史記天官書月蝕
日而蝕于何不臧者史記集解劉向以爲日月蝕及星逆行非
太平之常自周衰以來人事亂故天文應之遂變耳及上引日
月薄蝕日有蝕之明魯作蝕食蝕今古文之異也月食至臧矣
漢書天文志引詩傳文上引詩云彼月而食則惟其常此日而

食于何不臧維作惟陳喬樞云此所引齊詩傳也詞馬彪詩

詩文皮嘉祐云于何猶如何于猶如也易介于石即介如石也

如又通奈晉語奈吾君何奈何如也韓詩乃詁訓通段之證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疏傳燿燿震電貌不令政教不善之徵○王逸楚詞遠

遊注靈燿電貌詩曰燿燿震電此魯說初學記二十御覽六百

三十五引詩含神霧曰燿燿震電不寧不令此應刑政之大暴

故震雷驚人使天下不安漢書李尋傳尋對曰詩所謂百川沸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此齊說百川沸

騰注韓騰作滕山豕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

莫懲疏傳沸出騰乘也山頂曰豕高岸二句言易位也箋舉者

君道壞也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也惜莫懲止也變

異如此禍亂方至哀哉今在位之人何曾無以道德止之○荀

子君子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

騰義引俗傳山豕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

莫懲此之謂也孔疏引詩推度災曰百川沸騰眾陰進山豕卒

崩人無仰高岸為谷賢者退深谷為陵小臨大李尋傳尋對曰

五行以水為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

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偏黨失綱則涌溢為敗今川

水漂涌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于
皇甫卿士之屬惟陛下畱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易林晉
之困高岸爲谷陽失其室又明夷之比深谷爲陵衰者復興此
齊說韓騰作滕者玉篇水部詩曰百川沸騰水上涌也玉篇所
引據韓詩知韓作滕也
胡僧莫懲解見節篇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注齊番作皮韓作繁家伯維宰仲允膳夫

注齊仲允作中術聚子內史注齊聚作掇蹶維趣馬注齊蹶作

栗耦維師氏注齊耦作萬魯作踽豔妻煽方處注魯豔作閭煽

作扇齊豔作剡韓煽作偏處作熾疏傳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

字番聚蹶耦皆氏厲王淫於色七子皆用后嬖寵方熾之時並

處位言妻黨盛女謁行之甚也敵夫曰妻司徒之職掌天下土

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膳夫上士也掌

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子奪之法趣

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六

人之中雖官有尊卑權寵相連朋黨於朝是以疾焉皇父則爲

之端首兼擅羣職故但目以卿士云○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

於詩十月之交則著卿士司徒下至趣馬師氏咸非其才明小

人乘君子陰侵陽之象也潛夫論本政篇否泰消息陰陽不並
觀其所聚而興衰之端可見也稷禹皋陶聚而致雍熙皇父蹶
蹶聚而致災異此魯說漢書人表以皇父卿士司徒皮太宰家
伯膳夫中衛內史馭子趣馬榮師氏萬並列下下在幽王褒姒
之後此齊說皇父卿士箋言兼擅者孔疏云於六卿之外更爲
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擅爲名故謂之卿士胡承珙云周禮
六卿分職三公不過兼官都官之制非經所有經典言卿士者
甚多大率六卿中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稱
杜注王卿之執政者是也此章首言皇父卿士下二章又專稱
皇父則此卿士當是六卿之長番維司徒者陳奐云鄭語幽王
八年鄭桓公友爲司徒詩作於幽王六年爲司徒者番也齊作
皮者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是蕃有皮音故亦作皮
儀禮既夕云設披注言今文皆爲藩鄉射禮皮樹中注言今文
皮樹爲繁豎韓作繁者釋文文漢書百官表繁延壽注繁作婆
是古皮繁同音故又作繁也家伯維宰者家氏姓春秋桓十五
年天王使家父來聘是其證家伯或作豕伯者譌也孔疏宰對
司徒內史等六官是列職之事五者皆是一官之長宰不當獨
爲太宰之佐以此知家伯維宰是豕宰也易林萃之蒙家伯爲
政病我下土又漸之井家伯妄施亂其在官此齊義言家伯爲
政足見宰爲太宰非宰夫矣周官膳夫上士二人齊作中衛者
陳喬樞云衛與述同古又通作允亦通作聿詩文王聿修厥德
傳聿述也漢書東平王宇傳作述修厥德詩大雅聿懷多福箋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亦云聿述也繁露郊祭篇作允懷多福皆術允古通之證周官
內史中大夫一人齊聚作撮者同音段借字周官趣馬下士阜
一人徒四人書立政篇有趣馬蹶蓋宣王時蹶父之後以字爲
氏齊蹶作蹶者漢書五行志注引詩蹶維趣馬人表作蹶乃字
誤周官師氏中大夫一人集韻引詩作蹶維師氏據唐石經初
刻從手後改從木則蹶乃蹶之變字齊蹶作萬者顏注萬讀曰
捩漢書游俠傳有長安萬章急就篇有萬段卿魯作蹶者潛夫
論本政篇作蹶現是魯作蹶蹶妻傳以爲卽蹶似方言蹶美也
魯蹶作蹶偏作扇者漢書谷永傳昔蹶似用國宗周以喪閭妻
蹶扇日以不臧又云抑喪閭之亂外戚班婕妤傳云哀喪閭之
爲郭是喪婁閭妻確爲二人顏注閭嬖寵之族也舊詩小雅十
月之交篇曰閭妻扇方處顏不見魯詩當是漢魏諸家舊注引
述魯詩之說而顏襲用之也齊作刻者中候鍾離戒云刻者配
姬以放賢山崩水潰納小人家伯罔主異載震孔疏以皇父家
伯仲允蓋與后同姓刻中候又云昌受符厲倡嬖期十之世權
在相自光武信識舉世風靡說者遂以刻爲厲王后故左雄傳
雄上疏云幽厲昏亂不自爲政喪刻用權七子黨進以刻爲厲
於作人安者白康成用議注經中候更成鐵案而此詩分屬厲
王矣案閭刻音隨字變齊魯不同學者各據所聞爲說其非喪
似甚明幽王之好內嬖必不止一喪婁詩人隨時紀實亦猶漢
成初年許班之貴舉其寵盛者而已幽王十一年戎滅西周其
得喪似史記在三年此詩作於六年當時申后之眷已衰而喪

似之髮未甚三夫人之內必更有刻姓擅寵者天子八十一
妻則在妃嬪之末皆得名妻不必如箋敵夫之說也至八年而
鄭桓公友代爲司徒可知刻氏已替如氏益張遂有奪后之事
說詩者先褒後刺正以褒爲后耳韓翃作偏處作熾者說文偏
熾盛也詩曰黶妻偏方熾
與齊魯不同蓋韓詩如此

抑此皇父注韓詩曰抑意也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

我牆屋田卒汙萊注韓詩曰汙穢也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疏傳

時

是也下則汙高則萊箋抑之言噫噫是皇父疾而呼之女豈曰
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作我不先就與我
謀使我得遷徙乃反徹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
乎此皇父所築邑人之怨詞戕殘也言皇父旣不自知不是反
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抑意
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宋綦初云戴侗六書故論語抑與之與漢
石經作意與之與大戴禮武王問師尙父曰黃帝顓頊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後漢書隗囂問班彪曰抑者縱橫之事
復起於今乎抑意一聲之轉豈曰不時者馬瑞辰云時謂使民
以時下言田卒汙萊是奪民時之證皇父不自以爲不時也民
之力作爲作使民力作亦爲作箋云役作我正以役釋作廣雅
役使也說文胡爲我役卽胡爲我使也孔疏云汝何爲使我

言三參事集正圖卷一
役作築邑之日於役作上增使我二字以釋之失箋指矣韓詩
外傳七載司城子罕相宋事末引詩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明
韓毛文同卒盡也田不治則下者汙而水穢高者萊而草穢污
穢也者玉篇水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左文六年傳疏洿者穢
之別名眾經音義引字
林汚穢也汙汚洿字同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直侯多藏不慙遺一老俾守我

王注韓詩云慙閭也魯守作屏擇有車馬以居祖向疏傳皇父

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箋
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厭也
禮畿內諸侯二卿慙者心不欲自彊之詞也言盡將舊在位之
人與之皆去無畱衛王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
○向者周東都畿內有二一爲左傳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之邑
寢宇記向城在孟州河陽縣二十五里杜注所云軹縣向上今
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南有向城者也一爲襄十一年諸侯伐
鄭師于向杜注向城在長社東北水經渠水注沙水首受洧水
於長社縣東東北逕向岡西卽鄭之向鄉也長明溝又東逕向
城北城側有向岡左傳諸侯師於向者也方輿紀要云在開封
府尉氏縣西南五十里愚案濟源之向周初爲蘇子邑桓王與
鄭向繫之蘇忿生其前不得別封他人則皇父所邑當爲尉氏

之向三有事者陳啟源云傳云有同國之三卿司是誤文王制鄭注小國亦三卿白虎通封公侯篇引王度記曰子男三卿皇父作都卽是列國此箋作二卿三之誤文也愁閭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說文秋又讀若銀愁从秋聲故字與銀通左昭十一年經厭愁公羊經作屈銀是其證也銀閭同音故韓訓作閭說文閭和說而諱也玉篇閭和敬貌與說文訓愁爲謹敬義合言皇父不能謹敬事君商雷舊人以衛我王也魯守作屏者蔡邕陳太邱碑天不愁遺一老俾屏我王又焦君贊不遺一老屏此四國蔡用魯經文守皆作屏以居祖向者馬瑞辰云居者語詞以居祖向猶云以祖向也猶之爾居徒幾何卽言爾徒幾何也我居困卒荒卽言我國困卒荒也箋訓居祖爲往居失之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譖讒注魯黽勉作密勿魯

韓器作瞽魯又作瞽敖魯說曰瞽瞽毀也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噂沓背憎注三家噂作傳職競由人疏傳噂猶噂沓猶沓沓

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畏刑罰也瞽瞽衆多貌時人非有辜罪其被讒口見杯諧瞽瞽然孽妖孽謂相爲災害也下民有此言非從天墮也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逐爲此者由主人也○魯黽勉作密勿器作瞽者漢書劉向傳

言三參事
向上封事曰君子獨處守正不撓眾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
憎毒護懇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替替
密電雙聲字勿即勉也說文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所
以趣民故遠稱勿勿是勿有勉義故得通假向云勉強正以驅
勉說密勿又作替敖替替毀也者釋訓敖敖傲也釋文引舍人
本作替替毀也云眾口毀人之貌即替替傳義潛夫論賢難篇
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敖敖彼人之心于何其臻由此觀之姑媚
之攻擊也亦誠工矣聖人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此皆魯詩本也
韓作替替者釋文引韓詩文噂者說文聚語也引詩傳沓背惜
三家作傳者說文傳聚也引詩傳沓背惜此三家文與左傳十
五年傳引同說文沓語多沓沓也是傳沓即聚語也聚則笑語
背則相憎小人之情狀其主競逐為此態者由人爲之非天降
之孽也易林解之節下民多讐君失其常又乾之臨疾愍
無辜背憎爲仇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俱用齊經文

悠悠我里注魯悠作攸韓里作庾亦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

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注魯說曰不徹不道也我

不敢傲我友自逸疏傳悠悠憂也里病也痍病也羨餘也徹道

我居今之世亦甚困病四方之人盡有饒餘我獨居此而憂逸
逸豫也不道者言王不循天之政教○魯悠作攸者釋訓攸攸

粵嘗罹禍毒也樊光曰詩云攸攸我里陳喬樞云攸字卽悠之
省今本爾雅作驚與樊本異毛意以里爲瘞之段字鄭用魯義
故與毛異是陳氏以雅訓攸攸爲憂與毛釋悠悠同里讀如字
與鄭義同也以里爲所居之地與下我獨居憂句意不復韓里
作瘞者玉篇疒部瘞病也詩云悠悠我瘵玉篇所引是韓詩與
毛訓義同不徹不道也者釋訓文魯說也陳奐云天命不道言
天之令不循道而行遂有日食震電之變我不敢傲我友自逸
親屬之臣心不能已故不敢傲友之逸豫所謂敬天之怒無敢
戲豫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雨無正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眾多如雨而非

而無正也○雨無正集傳載劉安世見韓詩作雨無極序作正
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呂東萊讀詩
記載董氏引韓詩則作雨無政序亦作正大夫刺幽王也並引
章句曰無眾也案詩曰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勛是兼刺正大夫
之詞非正大夫刺幽王也劉董之說未足據信易林乾之臨云
南山昊天刺政閔身蒙之革謙之復恒之艮同陳喬樞云據此
說知齊家卽以昊天爲篇名取首句浩浩昊天語焦氏以南
山昊天二詩對舉南山卽指節彼南山之詩下句刺政閔身刺

政承南山言謂赫赫師尹不平謂何也閔身承昊天言謂若此無罪薰胥以鋪也愚案陳說甚新但節南山篇名三家作節毛作節南山無以南山名篇者焦氏以南山昊天相對究係文言以爲篇名竊所未安姑從蓋闕三家詩義當與箋同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疏傳駿長也穀不熟曰饑

箋此言王不能繼長昊天德致使昊天天下此死喪饑饉之災而天下諸侯於是更相侵伐○案詩每借天以刺王箋謂王不能繼長昊天德非也呂覽下賢篇高注鶴謏浩浩昊天浩據此魯毛文同新序雜事五云夫政之不平而吏苛乃甚於虎狼矣詩曰降喪饑饉斬伐四國夫政不平也乃斬伐四國而沉一人乎言饑饉之災自天降之以喪我民也王又不平其政以斬伐我四國則饑饉之災亦王召而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注魯降之也魯詩訓義無諸侯侵伐意

弗作不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注韓淪作勳

鋪作痛魯齊淪作薰疏傳舍除淪率也箋慮圖皆謀也王既不

威恐天下而不慮不圖胥相鋪徧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也○吳或作旻孔疏上有昊天明明此亦昊天定本皆作昊天俗本作旻天誤也漢書敘傳顏注引此亦作昊天玩箋語兩昊天知古本作旻也魯弗作不者楊雄豫州牧箴不

慮不圖用魯詩文敘傳注引詩不慮不圖箋語亦同知三家作
不也韓淪作勳鋪作痛魯齊淪作薰者後漢蔡邕傳下獲薰胥
之辜李注引詩小雅曰若此無罪勳胥以痛勳帥也胥相也痛
病也言此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帥而病之是其大甚見韓
詩漢書以傳薰胥以刑顏注引晉灼曰齊魯韓詩作薰薰師也
胥相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今據李注韓別作勳晉云然者
蓋亦作本薰薰勳古通用故蔡用魯詩字亦作薰易艮卦利薰
心釋文引荀本作勳釋訓炎炎薰也釋文本本作薰云亦作薰皆
其證漢書楚元王傳注應劭引詩論胥以鋪應用魯詩當作薰
疑後人順毛改字謬淪爲論鹽鐵論申韓篇詩云舍彼有罪
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痛傷無罪而累也淪字亦後人所改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勳三事大夫莫肯夙

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疏

傳戾定也勳勞也覆反也箋周

宗鎬京也是時諸侯不朝王民不堪命王流于彘無所安定也
正長也長官之大夫於王流于彘而皆散處無復知我民之見
罷勞也王流在外三公及諸侯隨王而行者皆無君臣之禮不
肯晨夜朝暮省王也人見王之失所庶幾其自改悔而用善人
反出敎令復爲惡也○周宗當爲宗周傳寫誤倒左昭十六年
傳引詩正作宗周既滅是詩本作宗周之證鄭箋詩時所見毛
詩主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詩尚作宗周故解作鎬京與赫赫宗周同今箋作周宗者後人
因經誤作周宗而併改之也孔疏謂宗周周宗文雖異而義同
誤矣國人所作亂厲王出奔故云宗周既滅靡所止戾也馬瑞辰
云大宰建其正鄭注謂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左襄二
十五年傳自六正五吏杜注六正三軍之六卿晉僭立六卿爲
六正則天子六卿本名六正可知古以三公司馬天地人爲三事
白虎通引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是三事爲
三公之義周書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某氏傳常任準人及
牧治爲天地人之三事蓋官職雖多天地人三事足以統之周
語夙夜敬也後漢章帝紀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
傷也帝學魯詩明魯毛文同左傳朝夕獻善敗于寡君又曰子
革夕子我夕皆以朝夕見君爲朝夕莫肯承上文離居言且畏
其暴也潘夫論救遠篇詩云庶曰式威覆出爲
惡明魯毛文同言王流莠之後靡有悛心也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疏傳辟法也箋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也

信如行而無所至也凡百君子謂眾在位者各敬慎女之身正
君臣之禮何爲上下不相畏乎上下不相畏是不畏于天○蔡
邕集蔡朗碑如何昊天明魯毛文同詩謂王法言不信而已不
必專爲我言凡百君子承上文三事大夫等言之既隨王行因

亂離而廢君臣之禮不敬王即不敬身也不畏王即不畏天也

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誓御惜惜曰瘁疏御傳戎兵遂安也替

箋兵成而不退謂王見流于羗無御止之者飢成而不安謂王在羗乏於飲食之蓄無輸粟歸餼者此二者曾但侍御左右小臣惜惜憂之大臣無念之者○國人仇王戎與於內故成而不退楚語韋注替近也飢成不遂惟侍御左右之臣以爲憂病獨夫情狀可以概見後漢蔡邕傳釋諱云替御之族天隆其祐主豐其祿亦用魯詩文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諧言則退注魯訊作諄答作對疏傳以言進退人也

者無肯用此相告語者言不憂王之事也答猶距也有可聽用之言則共以詞距而違之有諧毀之言則共爲排退之羣臣並爲不忠惡直醜正○釋文用訊徐音息悻反告也戴震云今本訊乃諄之譌訊問諄告義各不同陳風墓門歌以訊之釋文云本又作諄與此同當作諄爲是魯作諄者陳喬樞云陳風歌以諄止諄予不願列女傳及楚詞章句所引魯詩皆作諄此詩箋正云諄告也則魯詩作諄無疑新序雜事五齊宣王謂閭丘邛曰子有善言何見寡人之晚也邛對曰諷人在側是以見晚也詩曰聽言則對諧言則退庸得進乎漢書賈山傳退諂諂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嬖合苟容天下已潰莫之告也詩曰聽

言則對譜言則退答皆作對雙聲變轉此魯詩文傳釋此詩云以言進退人也傷傳對遂也禮月令遂賢良注遂進也易大壯不能退不能遂虞注遂進也爾雅對遂也郭注引詩對揚王休對揚謂進揚聽言者順從之言謂王聞順從之言則用而進之聞讒譖之言則斥而退之導諛受譖此所以莫肯用諄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休疏傳哀賢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箋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言

非可出於舌其身旋見困病巧猶善也謂以事類風切剴微之言言如水之流忽然而過故不悖還使身居安休休然亂世之言順說爲上○案詩言哀哉此不能言之賢者其趨事非恃舌之出話也維以其身盡瘁於王事而已若哿矣能言之小人但聞其言之巧如流水然滔滔不絕常使其身處於安閒之地於事無裨也是以君子務實潛夫論本政篇詩傷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蓋言衰世之士佞彌巧者官彌尊也此魯說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

友疏傳于往也箋棘急也不可使者不正不從也可使者雖不正從也居今衰亂之世云往仕乎甚急迫且危急迫且危

以此二者也。○馬瑞辰云：釋詁：「使從也。」故箋以「從釋使」二字。皆臣答君之詞。云「不可使謂若事之不正者」，卽云「不可從此左傳所云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也」，亦云「可使謂事雖不正，因君從之，亦云可使」。此左傳所云君之「所可」，據亦曰「可也」。正義不知箋以「從訓使」，乃曰「不從上命，則天子云我不可使」。我若阿諛順旨，亦既天子云「此人可使」，謂「可使與不可使」，皆君論臣之意。殊失箋情。愚案：馬說是可。使不可使，卽今諺云「此事使得使不得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

誰從作爾室。

疏傳：賢者不肯遷于王都也。無聲曰泣，血無所言。

反者也。箋：王流于義，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不肯之。謂曰：「女今可遷居王都，謂義也。其友辭之云：『我未有室，家於王都，可居也。』鼠憂也。既辭之，以無室家爲其意恨，又患不能距止之。故云『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見女今我無一言而不道疾者，言已方困於病，故未能也。往始離居之時，誰隨爲女作室？女猶自作之。爾今反以無室家距我，恨之詞。」案詩言「我謂我友爾何不遷於王」之新都，則答以「無室家可居」，且「憂思泣血」，無言不以疾爲解。曾不思昔爾出宗周而離居於他處之時，誰相從爲爾作室乎？其友蓋正大夫之等。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小旻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所刺列於十月之交雨無正為小故曰小旻亦當為刺厲王○三家詩義未詳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適注齊通作穴韓作歛云僻也又

作汙何日斯沮注韓說曰沮止也壞也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

視謀猶亦孔之邛疏

傳敷布也回邪通辟沮壞也邛病也箋旻

乃布於下土言天下徧知猶道沮止也今王謀為政之道回辟不循旻天之德已甚矣心猶不悛何日此惡將止臧善也謀之善者不從其不善者反用之我視王謀為政之道亦甚病天下○列女傳不疑母傳詩云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土也旻乃旻之譌二字形近故雨無正旻天疾威亦譌作旻劉向用魯詩義與箋說合知鄭亦用魯義也齊通作穴者文選幽通賦畔回穴其若茲今曹大家注回邪也穴僻也古通讀如穴回穴即回通也是齊詩文如此韓通作歛云僻也者釋文引韓詩文云義同詩歛彼展風又作次者文選西征賦事回汙而好還李注引韓詩曰謀猷回汙薛君章句曰回次邪僻也依此觀猷字此韓詩亦作本至幽通賦注亦引韓詩曰謀猷回穴或韓詩亦有作穴之本與齊同不得以為李誤也沮

止也壞也者史記劉敬傳案隱引韓詩傳文案止義與箋合壞義與傳合漢書陳湯傳注亦云沮止也壞也或作止壞漢書食貨志注沮止壞之周勃傳沮止壞之意也

滄滄訛訛注韓滄作翕韓說曰翕翕訛訛不善之貌也魯作翕

又作歛訛亦作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

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疏傳滄滄然患其上訛訛然思不

甚可哀也于往底至也謀之善者俱背違之其不善者依就之

我視今君臣之謀道往行之將何至乎言必至於亂○韓滄作

翕曰翕翕訛訛不善之貌也者玉篇言部引韓詩文魯作翕者

釋訓云翕翕訛訛其供職也此訓作翕又作歛者漢書劉向上

封事曰眾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

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依劉

以歛歛為相是之義言其背正黨邪翕然同聲不顧是非也眾
經音義云吸古文歛訛二形是歛訛字同訛一作訾者荀子修
身篇小人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諸
諛者親諛諛者疏修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
云訇訇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賊則具是
依此之謂也荀為魯詩之祖此亦魯說訾訾字同召繇皋皋訛

說傳說竄不供事也說文詰竄也竄嬾也是詰與說同史記貨殖傳注詰病也漢書地理志注詰弱也說者詰竄病弱隨人畫諾不以職事爲意也此輩在朝故謀賊具違不減具依所謀之道將何所至乎言必亂也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注韓集作就發言盈

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疏傳猶道也集就

危則死之古之道也箋猶圖也卜筮數而濟龜龜靈厭之不復告其所圖之吉凶言雖得兆占繇不中謀事者眾而謙滿庭而無敢決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謀事者眾而謙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云已當其咎責者言小人爭知而讓過匪非也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何以異乎○禮緇衣引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齊毛文同漢書藝文志龜厭不告詩以爲刺用齊經文潛夫論卜列篇詩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淮南覽冥訓高注引詩同明魯毛文同韓集作就者韓詩外傳六載船人盍胥對晉平公末引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就雙聲字故韓集爲就王應麟詩攷引外傳作不就而今本作不集後人據毛詩妄改藝文類聚九十引外傳作蓋胥文選李注四引外傳亦作蓋胥左襄八年傳子駟引詩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杜注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於道眾無適從也諸家以杜解爲長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疏傳古曰在昔昔曰先民程
近言潰遂也箋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
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近言之異者言見動輒則泥陷
不至於遠也如當路築室得人而與之謀所爲路人之意不同
故不得遂成也○鹽鐵論復古篇云詩云哀哉爲猶匪先民是
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此詩人刺不通於王道而善爲權
利者桓用齊詩引詩四句明齊毛文同不法先民循大猶是不
通王道聽邇言卽務權利也爲政不明大體逐淺近之權利以
爲經濟在是不知其爲邇言也所聽在是所爭亦在是矣班固
幽通賦邇先民之所程用齊經文呂覽不二篇高注
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明魯毛文同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注韓應作謀韓說曰靡謀猶無

幾何或哲或謀注齊詩哲作悲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

敗疏傳靡止言小也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亦有明哲者有聰

天下諸侯今雖無禮其心性猶有通聖者有賢者民雖無法其
心性猶有知者有謀者有肅者有艾者王何不擇焉置之於位

而任之爲治乎書曰睿作聖明作哲聰作謀恭作肅從作乂詩人之意欲王敬用五事以明天道故云然淪率也王之爲政者如原泉之流行則清無相牽率爲惡以自濁敗○案傳以靡止爲小則止宜訓大馬瑞辰云抑篇淑慎爾止傳止至也爾雅旺大也釋文旺本又作至易至哉坤元猶言大哉乾元也止至同義至爲大則止亦爲大國雖靡止言國雖不大也故傳云人有通聖者有不能通聖者箋云有通聖者有賢者此詩所言聖否與論語賢者議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文法相類彼對賢者言之故識小爲不賢者此對聖言之故或否猶爲賢者耳靡作之靡宜訓盛多胡承珙云蘇詩周原靡文選魏都賦注引韓詩應亦作靡左僖二十八年傳原田每每亦與靡同海之義爲草盛上出是應靡每皆盛多之義愚案王肅讀應爲慙云無大有人言少也讀與韓異而訓義同詩言尙有哲謀肅又之人可以輔治也齊哲作慙者漢書敘傳或慙或謀哲作慙齊詩文無淪胥以敗言無令相率入於危亡而無益於國事也列女傳二胥以敗明魯毛文同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注魯說曰暴虎徒搏也馮河徒涉也人知其

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疏

傳馮陵也徒涉曰馮河徒

搏曰暴虎一非也他不敬小人之危殆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隊也如履薄冰恐陷也○案暴虎二句釋訓文魯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說也馮者溺之段音說文無舟渡河也荀子臣道篇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是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人不敢暴不敬則是狎虎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呂覽安死篇高注無兵搏虎曰暴無舟渡河曰馮喻小人而爲政不可以不敬不敬之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也人知其一莫知其其他一非也人皆知小人之爲非不知不敬小人之危殆淮南本經訓高注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慎小人此最古義後漢鄧傳暴虎馮河未至之戒並言宜畏慎小人此最古義後漢鄧傳暴虎馮河未至之戒用韓經文鹽鐵論詔聖篇引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爲其無益以比刑法峻則民不犯雖係齊家言然是斷章取義說苑引零句尤多不具錄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小宛疏

毛序大夫刺幽王也箋亦當爲刺厲王○三家詩義未詳晉語秦伯宴公子重耳秦伯賦鳩飛韋注鳩飛小雅

小宛之首章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言己念晉先君及穆姬不寐以思安集晉之君

臣也左昭元年傳趙孟賦小宛之二章又稱小宛不稱鳩飛蓋當時篇有二名故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注韓戾作厲云厲附也我心憂傷念昔先

人注齊昔作彼明發不寐有懷二人疏傳興也宛小貌鳴鳩鵲

之道責高明之功終不可得先人文武也明發發夕至明○馬

瑞辰云釋鳥鵲鳩鵲郭注似山鵲而小短尾淮南許注屈短

也屈與屈通說文屈無尾也玉篇屈短尾也鵲鳩蓋以短屈得

名宛屈義同說文宛屈草自覆也宛蓋鵲鳩短尾之貌短小義

近故傳以宛爲小貌考工記函人眠其鑽空欲其窓也鄭司農

注窓小孔窓宛義同陸疏鳴鳩班鳩也班鳩蓋非今俗所稱

班鳩或鷦鷯一名班鳩耳呂覽季春紀鳴鳩拂其羽高注鳴鳩

則訓高注亦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飛入雲中是鳴鳩實能高

飛詩蓋以鳴鳩短尾似難高舉而翰飛可以戾天以興人主當

勉於爲善傳謂以鳴鳩不可戾天爲興非詩義也愚案馬說精

當由高注鳴鳩推之魯詩當云小鳥奮翼高飛亦能至天必無

不可戾天之喻如毛所云也楊雄逐貧賦翰飛戾天用魯經文

韓戾作厲云厲附也者文選西都賦李注引韓詩曰翰飛厲天

薛君章句曰厲附也厲正字戾借字厲附也者鳥飛極高自下

視之如與天相附麗附傳字通苑柳篇有鳥高飛亦傳于天義

亦同也廣雅釋詁厲近也呂覽上農篇注厲摩也近天摩天皆與附天義合念昔先人者王不能勇於爲善行文武之道故我心念先人文武而憂傷也齊昔作彼者繁露楚莊王篇詩云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彼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皆有此心也董用齊詩是齊作彼禮祭義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也二人謂父母陳喬樞云祭義下云文王之詩也孔疏以爲詩人陳文王之德以刺亦得爲文王之詩案毛傳訓先人爲文武則明發不寐二語卽陳文王之德禮記云文王之詩猶云詩言謂文王也愚案詩言文卽以該武以明發不寐二語爲陳文王之德說亦可通文王爲子止孝雞鳴問寢是不寐有懷之證王逸楚詞招魂注發旦也詩云明發不寐載驅篇齊子發夕發卽訓旦言旦夕皆在與此詩明發義同明發不寐者猶言達旦不寐也禮鄭注明發不寐謂夜至旦訓同傳衍一發字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注魯壹作一各敬爾

儀天命不又疏

傳齊正克勝也醉而日富矣又復也箋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藉自持以勝童昏無

知之人飲酒一醉自謂日益富夸淫自恣以財驕人今女君臣各敬慎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王引之云爾雅齊速俱訓爲疾書大傳多聞而齊給鄭注齊疾也荀子修身篇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非十二子篇聰明聖知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以先

寺三

卷十七 節之什

人然則速通謂之齊大通謂之聖禮內則柔色以溫之鄭注溫藉也正義言子事父母當和柔顏色承藉父母若藻承藉玉然禮器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鄭注皆為溫藉重禮也正義溫謂承藉凡玉以物纏裹承藉君子亦有威儀以自承藉釋文溫紆通反是溫藉卽蘊藉也詩言飲酒雖醉能以溫藉自勝故曰溫克也論語孔注富盛也昏蒙之人他無所知知壹醉而已且日益加盛安望其勉於爲善魯豈作一者列女傳入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是魯作一箋云一醉正用魯詩之文各者並王君臣俱戒之新序雜事五詩日各敬爾儀天命不又明魯毛文同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注三家蜾作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疏

傳中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則得之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負持也箋藿生原中非

有主也以喻王位無常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藿盧言將得而子也○中原者謂原田之中菽者眾豆之總名後以小豆名荅遂專名菽爲大豆藿者豆之葉也采者不禁易林小畜之大過中原有菽用齊經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者釋蟲螟蛉桑蟲御覽五百四十五引舍人曰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郭注俗謂之桑螵亦曰戎女又曰果蠃蒲盧郭注卽細腰蜂

也俗呼爲蜎蜎楊雄法言學行篇蜎蜎之子殯而逢蜎蜎祝之曰似我似我久則肖之矣此魯說禮中庸鄭注蒲盧蜎蜎謂土蜂也詩曰蜎蜎有子蜎蜎負之蜎蜎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此齊說凡物之渾沌無知而微有知者謂之冥靈然無定字莊子書名木爲冥靈詩名蟲曰蜎蜎聲同字變也說文一作蜎蜎蜎蜎同音通用齊侯鐘銘蜎蜎命難老卽令命也廣雅需令也是需令相通之證三家蜎作蜎者說文蜎下云蜎蜎蒲盧細腰土蠶也天地之性細腰純雄無雌詩曰蜎蜎有子蜎蜎負之蜎下云蜎蜎或从果據上文魯齊皆作蜎則作蜎者蓋韓詩文也土蠶所負不止桑蟲曾於春夏問目驗或窗櫺或筆管此蟲累土成圓孔長約半寸許取花樹上青蟲或灰白色蠅虎及長脚綠蜘蛛如高粱子大者皆實其中對孔作聲照蠅良久以土封其頂自累土負子封頂每來必作聲約近十日乃去不復來其後蟲出遂成細腰蠶矣似當讀如嗣續之嗣列女楚子發母傳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用魯文明與毛同

題彼脊令注魯題作相脊令作鴈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

斯征夙興夜寐毋忝爾所生注三家毋作無疏傳題視也脊令

有取節爾忝辱也箋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我我王也邁征皆行也王日此行謂日視寺三之箋箋此

朝也而月此行謂月視朔也先王制此禮使君與羣臣議政事
日有所決月有所行亦無時止息○魯題作相脊令作鵲鴒者
釋鳥鵲鴒離渠郭注飛則鳴行則搖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曰
王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鵲鴒飛且鳴矣中諡
貴驗篇詩曰相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遷善不
懈之謂也陳喬樞云中論說詩與東方生語皆述魯義脊令當
作鵲鴒魯詩之文然也題魯作相相亦視也潛夫論讚學篇詩
云題彼鵲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
所生是以君子終日乾乾進德修業者非直爲傳已而已也蓋
乃思述祖考之各問而以顯父母也王亦用魯詩仍作題彼鵲
鴒疑後人順毛所改耳三家毋作無者據上引魯詩作無大戴
禮立孝篇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韓詩外傳八引詩我日
斯邁四句皆作無又曹植魏德論詠用載飛
載鳴明魯齊韓毋皆作無它文與毛同也

交交桑扈率場咏粟哀我墳寡注韓墳作疹疹苦也宜岸宜獄

注韓岸作犴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疏傳交交小貌桑扈猶脂也言上爲亂政而求下之治終不可
得也垣盡岸訟也箋藕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咏粟失其天
性不能以自活仍得曰宜自從穀生也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
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求其勝負從何能

得生○釋鳥桑扈竊脂郭注俗呼青雀鶯曲食肉喜盜膏脂食之因以名云淮南說林訓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云廉也高注桑扈青雀一名竊脂謂竊脂爲肉食是魯說如此而箋從之以不啄粟之鳥而今循場啄粟乃無所得食而亂其常也易林同人之未濟桑扈竊脂啄粟不宜亂政無常使我孔明齊詩說與魯同填作疹疹苦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珙云古从眞从今之字互相假借毛訓填爲盡蓋以填爲疹之借字瞻卽詩邦國殄瘁傳云殄盡也韓作疹者疹乃猶文疹字疹脣瘍也非其義韓蓋以疹爲瘡之借字說文瘡病也雲漢召旻箋並云瘡病也雲漢釋文瘡韓詩亦作疹陳喬樞云古以病苦互訓呂覽權勳篇費卒篇注並云苦病也廣雅釋詁病苦也苦窮也然則韓詩疹苦之訓其義當爲窮苦猶毛詩填盡之訓其義亦爲窮盡故箋云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獄訟之事無可以自救也宜狴至曰獄釋文引韓詩文初學記二十引同說文狴胡地野狗从多干聲或从犬作狴詩曰宜狴狴獄狴狴字通作周官射人注狴讀如宜狴宜獄之狴漢書刑法志狴獄不平顏注引服虔云鄉亭之獄曰狴荀子宥坐篇獄狴不治楊倞注引詩宜狴宜獄御覽六百四十三引應劭風俗通云宜狴宜獄狴司空也周官凡萬民有罪離于法者役諸司空令平易道路也是狴者訟繫之地有罪令服此役也獄則讞成而入故韓以鄉亭朝廷分屬之握粟出上自何能穀者鹽鐵論五刑篇法令眾人不

卜自何能穀刺刑政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淮南覽冥訓高注亦引詩握粟出卜二句明齊魯文與毛同管子云守龜不兆握粟而筮者屢中說文貞卜問也从卜貝以爲贄繫傳引詩握粟出卜謂古者求卜必用貝握粟其至微者也則粟所以酬卜莊子人間世鼓篋播精足以食卜人史記日者傳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皆酬卜之粟也黃山云詩言出卜自係貞卜於人言握粟自係爲贄甚薄所望者奢而所持少正由窮盡身財不能盡善也管子握粟而筮卽用詩語惠棟引此以爲如求兆於豬肩羊膊雖得吉卜安能爲善可謂得詩指矣馬瑞辰乃以爲非詩義則詩胡不云以粟而必言握粟乎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疏

傳溫溫和柔貌如集木恐隊也如臨谷恐隕也箋衰亂之世

文人引溫溫恭人四句又載孔子言明王有三懼引溫溫恭人六句明韓毛文同惟錯入如臨深淵句當爲衍文文選幽通賦蓋愷愷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用齊經文

小宛六章章六句

小弁注魯說曰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伯奇仁人而父虐

之故作小弁之詩又曰履霜操者尹吉甫之子伯奇所作也吉甫娶後妻生子曰伯邦乃譖伯奇於吉甫放之於野伯奇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鼓之宣王出遊吉甫從之伯奇乃作歌以言感之於宣王王問之曰此孝子之辭也吉甫乃求伯奇於野而感悟遂射殺後妻齊說曰譏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宫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又曰尹氏伯奇父子生離無罪被辜長舌所爲

疏

毛序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小弁至之詩趙岐孟子章句文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履霜至後妻蔡邕琴操文選舞賦李注引略同御覽五百八十八琴部引楊雄琴清英云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蓀忽夢見水仙賜其美

樂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思
伯奇作子安之操愚案伯奇逐後于野投江蓋傳聞不一履霜
操是求之於野子安操則求之於江莫知所終也後漢黃瓊傳
伯奇至賢終於放流李注引說苑曰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
子伯封欲立其子爲太子顏姁上書有說王曰伯奇好妾王不
信其母曰令伯奇於後園妾過其旁王上臺視之卽可知伯奇
入園後母陰取蜂十數置單衣中過伯奇邊曰蜂螫我伯奇就
衣中取蜂殺之王遙見之乃逐伯奇也漢書馮奉世傳贊注引
說苑略同愚案尹吉甫爲周名臣不聞封國所在說苑稱王稱
太子未知其審據琴操後母子爲伯邦說苑則欲立者爲伯封
王風黍離篇三家以爲伯封求兄之作而又載別說亂之皆當
闕疑此魯說譏邪至詞興漢書馮奉世傳贊文陳喬樞云小弁
句承伯奇言離騷句承屈原言蓋舉首尾以包中二人否則文
法偏枯矣據此班亦以小弁爲伯奇作班用齊詩也漢書武五
子傳壺闕三老茂上書曰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
相疑何也積毀之所生也尹氏至所爲易林訟之大有文中孚
之井家人之謙同又豐之鼎云讒言亂國覆是爲非
伯奇流離恭子憂哀巽之觀同亦齊說韓詩未聞

弁彼羈斯歸飛提提魯說曰羈卑居民莫不殺我獨于罹何辜
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疏

傳興也弁樂也羈卑居卑居雅鳥也提提羣貌

幽王取申女生太子宜咎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
宜咎將殺之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箋樂乎彼雅鳥
出食在野甚飽羣飛而歸提提然興者喻凡人之父子兄弟出
入宮庭相與飲食亦提提然樂傷今太子獨不穀養于曰罹憂
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太子獨不然曰以憂也○說
文昇喜樂也段注引此詩并卽昇之段借鸛卑居者釋鳥文魯
說也孔疏此鳥名鸛而云斯者語辭傳或有斯者衍字定本無
斯釋文前出鸛斯後一云斯語辭並當以後說爲正疏引爾雅
益亦無斯今本有斯者誤也傳又云卑居雅鳥也者說文鸛卑
居也鸛鸛一字又云雅楚鳥也一名鸛一名卑居秦謂之雅雅
卽鴝也爾雅郭注雅鳥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亦呼爲卑鳥可
悟居卽鳥音之變轉水經灤水注引健爲舍人以爲壁居壁卽
卑音之變轉馬融說以爲賈鳥賈又雅音之變轉非異名也小
爾雅云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鳥法言學行篇頻頻之
黨甚於鸛斯黨卽羣也提作頻與罹不協疑本作題彼脊令之
題而讀如提題猶題彼耳左思魏都賦賦雅雅精衛李注雅雅
飛貌也說文被翼也或作雅廣韻被被飛貌被被雅同字是提提
卽雅雅之借字矣伯奇言雅鳥得食羣飛而樂天下之民亦莫
不得生聚爲樂唯我一人失所而憂我有何辜于天橫被冤枉
我罪果伊何乎心之憂矣如之何而後得順於親也趙岐孟子
章句云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明魯毛文同

跼跼周道鞠爲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注韓擣作疔云疔心

疾也假寐永歎維憂用老注韓假作寤維作唯魯作惟心之憂

矣疾如疾首疏

傳跼跼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鞠窮也惄思也擣心疾也箋此喻幽王信褒姒之譏亂其德

政使不通於四方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疾猶病也○鞠讀同鞠詩言願瞻周道本平易也今途窮而不通乃爲茂草所郭塞楚詞東方朔七諫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戲喻意正同蔡邕述行賦周道鞠爲茂草兮哀正路之日荒用魯經文惄思釋詁文擣作疔云疔心疾也者釋文引韓詩文盧文弼云呂覽盡數篇氣鬱處腸則爲張爲疔高注疔跳動也與擣義相近胡承珙云說文疔雖訓腹痛然心腹義本可通玉篇疔心腹疾也引呂覽云身盡疔腫是疔不專訓腹疾毛殆以擣爲疔借故直訓心疾與陳喬樞云廣雅疔病也玉篇疔心腹疾也疔同上又病也廣韻疔心腹病也疔上同是疔與擣同字假寐者王逸楚詞九懷注不脫冠帶而臥曰假寐詩曰假寐永歎王用魯詩明魯毛文同王注卽箋說所本韓假作寤維作唯魯作惟者後漢質帝紀梁太后詔曰寤寐永歎重懷慘結李注寤覺也寐臥也詩曰寤寐永歎唯憂用老梁太后治韓詩此詔卽用韓語李注所引亦韓文故寤字唯字與毛不同論衡書虛篇伯奇放流首髮早白詩曰惟憂用老此詩之爲伯奇作信而有徵矣王充用

魯詩維作惟說文疾熱病也从疒从火詩蓋借爲煩熱之義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曰疾如疾首明韓毛文同漢書中山靖王勝傳對帝傷譏言末引詩云我心憂傷愁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靖王當景武間此對蓋用魯詩顛注擣築也言我心中憂思如被擣築陳喬樞云擣築之訓蓋舊注據魯詩爲說而小顏義用之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本

唐石經正于襄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疏傳父之所樹已尙不敢不恭

陰以言母辰時也箋此言人無不瞻仰其父取法則者無不依

侍其母以長大者今我獨不得父皮膚之氣乎獨不處母之胞

胎乎何曾無恩於我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

穀梁傳古者公田爲居范注損其廬舍家作一園以種五菜

外種椒桑以備養生送死舊五代史王建立曰桑以養生梓以

送死此桑梓必恭之義也其父祖所樹子孫見之則追念而加

敬何況我之父母乃我所瞻仰而依附者焉有不恭敬乎張衡南都賦永世克孝懷桑梓焉眞人南巡觀舊里焉此用魯經文桑梓必在里居後遂稱桑梓爲故里耳詩又言豈不附屬於我父之毛乎不離麗於生母之裏乎何爲如此無恩之甚也我辰安在者馬瑞辰云左傳日月之會是謂辰大宗伯疏辰卽二十八星也蓋日月所會於二十八宿各有價值之辰故日月所會

寺三衣衾長龍卷十七節之什

為辰二十八宿亦為辰人生時月宿所值星吉則人亦吉星凶則人亦凶韓昌黎詩云我生之辰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義本此詩辰當指月宿所值之星而言非兼言六物也黃山云桑柔篇我生不辰逢天憊怒與此篇天之生我我辰安在義正相發箋於桑柔亦訓辰時也即本此傳說而此又別為六物吉凶之說言我吉安在可也豈可言我凶安在乎馬瑞辰駁之宜矣然日月之會是謂辰引申即為時會之義公羊大火為大辰楚辭夕宿辰陽皆訓辰為時毛說必與今文相合若必泥為生人時月宿所值則桑柔之不辰將為無所值矣此箋之所以仍訓辰為時而馬氏遂窮不為說也昌黎我生之辰亦言我之時耳非定指月宿所值之星也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注韓說曰嘒嘒小聲也有灌者淵萑葦潠

潠注魯萑作莞韓作萑魯說曰潠潠茂也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注魯屆作般心之憂矣不遑假寐疏貌傳潠潠也嘒嘒聲也灌深

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大子不為王及后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遑暇也○嘒嘒小聲也者玉篇口部引詩文毛傳云聲也玉篇云小聲是韓訓說文亦云嘒小聲也皆即用韓義

曹植蟬賦詩詠鳴蜩聲嘶兮亦韓經文也魯崔作莞者說苑
雜言篇詩云宛彼柳斯鳴蜩嘒嘒有灌者淵楚葦泝泝言大者
之旁無所不容崔作莞通用字儀禮公食大夫禮記加萑席鄭
注今文崔皆為莞是也韓作萑者韓詩外傳七載楚莊王飲酒
絕饌事末引詩曰有灌者淵萑葦泝泝言大者無不容也崔作
萑字同箋說言大者之旁無不容即本魯韓舊義泝泝茂也書
廣雅釋訓文與毛訓異即本魯故魯屈作艤者釋詁艤至也釋
文引孫炎曰艤古屈字陳喬樞云艤字從舟即此詩醫彼舟流
不知所艤之艤說文艤舟著沙不行也方言艤至也又曰艤宋
語也古雅之別語也郭注雅謂風雅毛作屈魯作艤故孫炎謂
艤古屈字愚案伯奇放逐無所
適歸故云醫彼舟流不知所屈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雉之朝雉尙求其雌醫彼壞木注魯壞作

痾疾用無枝心之憂矣盧莫之知疏傳伎伎舒貌謂鹿之奔走

謂傷病也箋雉雉鳴也尙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闊其聲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大子之放棄其妃匹不得與之去又鳥獸之不如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由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盧猶曾也○釋文伎本亦作政白帖引詩維足政政即毛亦作本也似之故不淮南原道訓高注政政行也是魯必作政政說文趙一曰行兒玉篇趙趙鹿走也又曰行

貌願用韓詩是韓必作越越徐璣云伎伎即奔兒馬瑞辰云徐
說是也伎又通作歧字林歧歧飛行貌是伎伎乃速行爾雅鹿
其迹速說文速疾也夏小正鹿人從大戴傳鹿之養也離羣而
善之離麗通善之即善走也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
必旅行皆鹿羣萃善行之證詩言維足伎伎蓋言鹿善從其羣
見前有鹿則飛行以奔之與雉求其雌取興正同傳訓為舒貌
非淮南時則訓高注呂覽季冬紀高注兩引詩雉之朝雉尚求
其雌明魯毛文同禮月令鄭注亦引詩二句明齊毛文同魯壤
作瘠者釋木塊木苻婁釋文引樊光曰詩云譬彼瘠木疾用無
枝苻婁者疋偃內病塊磊無枝也此爾雅用魯詩經文之證說
文瘠病也詩云瘠木一曰腫旁出也中論藝紀篇木無枝葉則
不能豐其根幹故謂之瘠毛作瘠瘠之段借伯奇言鹿雉尚有
葉相扶故雖心憂而曾無知我者徒自傷耳

相彼投兔尙或先之行有死人尙或墮之注齊韓瑾作墮君子

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疏傳瑾路冢也隕隊也箋

人將掩兔尙有先驅走之者道中有死人尙有覆掩之行道也視彼
者言此所不知其心不忍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言王之執心
不如彼二人○列女魏乳母傳夫慈故能愛乳狗搏虎伏雞搏
狸恩出於中心也詩曰行有死人尙或墮之趙岐孟子章句云

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
尚或殫之而冒不問已知親之過大也是魯作瑾與毛同齊韓
瑾作瑾者說文殫道中死人人所覆也詩曰尚或殫之所引當
是齊韓文左傳道殫相望正用殫字漢書馮奉世傳贊引詩曰
心之憂矣涕既
隕之用齊經文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矣析薪也矣

舍彼有罪予之佗矣疏傳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佗加

惠愛究謀也王不愛大子人聞謔言則放之不舒謀也掎其巔
者不欲妄踣之也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掎折之以
言今王之遇大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子我也舍妄掎謔言之罪
而妄加我大子○言吉甫之信謔如有人以酒相醕得卽飲之
由不愛伯奇之故聞謔卽逐不復舒緩察究之譬伐木者必以
繩曳其巔析薪者必順其理今橫見枉害乃伐木析薪之不如
乎然循此自明則彼將有罪故甯舍之而自他道所以爲仁孝
也申生曰君實不察其非我辭姬必有罪伯奇之用心正與之
同舊說以爲刺父不治是視申生爲不若矣上篇舍彼有罪既
伏其辜伏辜之罪罪已著者也此未著者也曰予之佗矣明舍
者在己非爲刺之蓋事本
易明而終不忍自明耳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

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疏

傳浚深也念父孝也高矣人登其巔

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雖逃避之猶有默有者焉由用也王無輕用讒人之言人將有屬耳於壁而聽之者知王有所受之知王心不正也逃之也之人梁發人笱此必有盜魚之罪以言襄如淫色來嬖於王盜我大子母子之寵念父孝也大子念王將受讒言不止我死之後懼復有被讒者無如之何故自決云我身尚不能自容何暇乃憂我死之後也○胡承珙云詩言無高而非山無浚而非泉山高泉深莫能窮測也以喻人心之險猶山川君子苟輕易其言耳屬者必將迎合風旨而交構其間矣馬瑞辰云釋詁絲於也繇由古通抑詩無易由言箋由於也此詩無易由言當與同義戒君子無易於言也韓詩外傳五孔子待坐於季孫季孫之卒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告卒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據外傳知韓毛文同一言正名知言不可不慎也可證箋說訓由爲用之誤無逝四句義已具前谷風特此詩伯奇念父之深憂家之亂我躬危苦尙寘不言較谷風用情更婉而篤矣黃山曰祖毛者皆謂此篇必爲刺幽王而後可當親之過大然公孫丑舉凱風爲比則小并本事必

應與凱風同類彼僅不悅其子此則徑逐其子故孟子以為親之過大論其過之大非謂其事之大也且幽王因廢申后而及太子其事固以廢后為主得寵忘舊不關信譏太子辭宮廟而出奔亦不當取喻桑梓趙岐章句定為伯奇自作無可疑矣

小弁八章章八句

巧言疏

毛序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易林隨之夬云辯變白黑巧言亂國大人失福君子迷惑此齊說

魯韓無聞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

昊天大憮予慎無辜疏

傳憮大也威畏慎誠也箋悠悠思也憮敖也我憂思乎昊天愬王也始者言其

且為民之父母今乃刑殺無罪無辜之人為亂如此甚敖慢無法度也已泰皆言甚也昊天乎王甚可畏王甚敖慢我誠無罪而罪我○且語餘聲與其樂只且匪我思且之且同箋訓為且況之且非釋文且徐七餘反觀箋意宜七也反亦疑其誤詩言思天即刺王也曰王乃民之父母且民本無罪辜而刑政之亂如此其大矣列女王章妻傳詩曰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為虐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是此二句魯毛文同魯釋威作威虐與毛訓畏為愬王於天異憮大釋詁文大憮承上亂言釋文

大音泰本或作泰箋即作泰新序節士篇引詩作太儻韓詩外傳四外傳七三引皆作太儻說文儻愛也是儻魯韓皆借字亦與毛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注三家僭作譜涵作減云少也亂之又生

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疏傳僭數

遺疾沮止也祉福也箋僭不信也既盡涵同也王之初生亂萌

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君子斥在位者也初生亂萌

信讒人之言是復亂之所生君子見讒人如怒責之則此亂庶

幾可疾止也福者福賢者謂爵祿之也如此則亂亦庶幾可疾

止也○三家僭作譜者眾經音義五引詩作譜始既涵毛作僭

蓋以爲諸之借字說文譜愬也言譜愬之始王盡涵容之涵作

減云少也者釋文引韓詩文胡承琪云謂亂萌初起僭端向少

也陳喬樞云禮月令水泉涵竭呂覽仲冬紀作減竭漢書石奮

傳九卿咸宜服虔音減損之減史記酷吏傳作減宣蓋古音讀

減如咸故與涵通用愚案涵成固可通然與減少義不合蓋王

初聽言人未能必王之信不敢多言故始雖譜愬既亦減少及

見王信讒則紛然並進而亂成矣當時情事蓋如此廣雅釋詁

三減少也即本韓詩訓義下君子仍屬王說君子如當說譜之

始怒責言者則亂可以疾沮抑或降福於爲所言者之賢人則

亂亦可疾止乃始則聽終則信譏人得志矣潛夫論衰制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故君子之有喜怒也善以止亂也故有以誅止殺以刑禦殘此魯說訓社爲喜左昭十七年傳范武子曰吾聞之喜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言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與魯說正同魯語慶其喜而弔其憂章注喜猶福也是福亦喜也莊子讓王篇時祀謹敬而不祈喜祈喜卽祈福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注韓說曰盜譏也亂是用暴盜

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維王之疏傳凡國有疑會同則

也餒進也箋屢數也盟之所以數者由世衰亂多相背違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非此時而盟謂之數盜謂小人也春秋傳賤者窮諸盜邛病也小人好爲譏佞既不其其職事又爲王作病○傳引周官司盟屢當作婁潛夫論交際篇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列女成紉如已楚考李后二傳引君子信盜六句明魯毛文同說苑政理篇詩云匪其止其惟王之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此魯說盜譏也者玉篇次部引韓詩文上云君子信譏今直云信盜易譏言盜恐讀詩者於此致疑故申言之曰盜譏也譏人變亂國是并人主刑賞之柄而盜之故直謂之盜也禮表記小雅曰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毒

盜言孔甘亂是用餒鄭注盜賊也孔甚也餒進也禮繡衣小雅曰匪其止其惟王之耶鄭注匪非也耶勞也言臣不止於恭敬其職惟使王之勞此臣使君勞之詩也愚案詩釋文其本又作恭此與毛又作本同止讀如爲人臣止於敬之止訓耶爲勞此齊說韓詩外傳四兩引詩曰匪其止其惟王之耶釋云言不恭其職事而病其主也此箋說所本三家維皆作惟

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注三家秩秩作載載

魯莫作漠齊作謨猷作絳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

獲之注齊韓躍作趯疏傳奕奕大貌秩秩進知也莫謀也毚兔

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爾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犬犬之馴者謂田犬也○戴震云國家宗廟宮室故在皆君子之爲也典章法度具存皆聖人所定也彼讒人者有心破壞之我安得不忖度其故忖度之則情狀得譬如狡兔之躍遇犬則獲矣三家秩秩作載載者說文載大也从大戔聲讀若詩載載大猷此三家文也秩蓋載之段借魯莫作漠者釋詁漠謀也舍人注漠心之謀也陳喬樞云詩釋文莫又作漠一本作謨然則三家今文有作漠者洪範五行傳思心曰睿睿作聖詩言聖人漠之故爾雅注以心之謀爲訓愚案釋文所引自是毛詩又作本與三家文同陳說欲以釋文所引溷爲三家文未敢附和齊

猷作繇莫作謨者班固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繇兮文選注曹大
家曰謨謀也繇道也言人當謨先聖之道漢書顏注詩小雅
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猷聖人謨之陳喬樞云文選李注毛詩匪
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案顏注引巧言之篇非用繇當爲搖秦人猶繇猷
舊說所引齊詩之文班用巧言之篇非用繇當爲搖秦人猶繇猷
字與猶同猶繇古通禮檀弓咏斯猶注猶當爲搖秦人猶繇猷
相近釋詁繇喜也注引禮記曰詠斯猶即繇也古今字耳釋詁
漢謨同訓爲謀後漢文苑傳注引詩亦作聖人謨之繁露玉杯
篇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外傳四載齊桓與管仲謀伐莒未引
其內也明齊毛文同韓詩外傳四載齊桓與管仲謀伐莒未引
詩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明韓毛文同齊韓躍作躍者易林謙
之益云狡兔解引韓詩章句曰狡兔解往來貌獲得也言躍躍之
中君傳集解引韓詩章句曰狡兔解往來貌獲得也言躍躍之
免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蹟有時尚遇犬得之是韓作躍躍之
策白起與韓魏其伐楚楚使黃歇說秦昭王曰王妬楚之不毀
也而忘毀楚之強韓魏也又曰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曰他人
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
已忖度之躍躍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躑躑也
遇犬獲之喻謨人如毀傷人遇明君則治汝罪也史記取國策
文入春申傳引詩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
序善謀篇引詩又沿史記而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躍躍誤
躍也字異義同史記新序俱用舊詩每與齊韓異然因引此章

四句誤倒遂疑魯詩句前後亦與齊韓
毛異則非說三家經文者不可不知也

桂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注魯蛇蛇

一作蛇蛇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疏

傳桂染柔意也柔木椅桐梓漆也蛇

蛇淺意也箋此言君子樹善木如人心思數善言而出之善言者往亦可行來亦可行於彼亦可於己亦可是之謂行也碩大也大言者言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顏之厚者出言虛偽而不知慙於人○胡承珙云說文集弱兒从木任聲毛詩借桂桂之桂爲之染卽丹字之借說文丹毛丹丹也徐鍇云丹丹弱也又通作妍說文妍弱兒廣雅釋訓集集妍妍弱也愚案據廣雅魯韓詩桂染當有作集妍者柔木非泛言柔弱之木故傳以椅桐梓漆實之而箋以柔木爲善木也說文封立也廣雅樹立也樹卽封之借字馬瑞辰云釋詁行言也郭注今江東通謂語爲行是行言二字平列而同義猶云語言耳箋以往來皆可行爲行言非愚案箋以立木喻立言樹木必由我心擇而取之行言亦必由我心審而出之非可苟也魯夫論交際篇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此魯毛同字之證一作蛇蛇者呂覽重已篇高注醜讀如詩蛇蛇碩言之地魯詩又作本也說文从它之字隸寫多誤爲从也以篆文它也形近而提前已辨之蛇卽蛇之俗體蛇蛇又說詭之借字說文詭下云從

且瘡蓋齊韓文爲猶將多者廣雅猶欺也猶猷古通方言
也將多猶孔多馬瑞辰云居語助讀與日居月諸以居徂向上
帝居歆同箋訓居處之居非陳奐云徒猶直也定之方中
傳以直訓徒此以徒爲直爾居徒幾何猶言爾直幾何也

巧言六章章八句

何人斯

疏毛序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焉故蘇

精神訓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高注訟閒田者
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也陳喬樞云據高注知魯詩之說是
以暴公與蘇公因爭閒田構訟而蘇公作此詩以刺之也愚案
暴蘇構衅起於爭田至暴之譖蘇則必隙末之後因事陷之曲
全在暴非因爭田構訟而作此詩也二人皆王朝卿士其爭田
興訟曲直固不可知然亦輕朝廷而羞當世之士矣大抵西周
未造朝臣競利營私風氣日下以尹氏太師而有與人
爭田之訟其他更無論矣是以移易風俗必自上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疏

傳云言也箋孔甚艱難逝之也梁魚梁也在蘇國之門外彼
何人乎謂與暴公俱見於王者也其持心甚難知言其性堅
固似不妄也暴公譖己之時女與之乎今過我國何故近之我
梁而不入見我乎疑其與之而未察斥其姓名爲太切故言何

人語我者是言從誰生乎乃暴公之所言也由已清而本之以
解何人意○人即下章二人從行之一人明知其人而言彼何
人者深惡之詩主刺暴詩中暴止一見專責此人據文其意可
知也孔艱者謂其心深而甚難察胡為至我國門外魚梁之上
不入我之國門乎所從者誰惟從暴之言耳王夫之云春秋公
子遂壬午及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及維戎盟于暴相去三日就
盟兩地暴與衡雍相近可知衡雍在今懷慶府蘇者蘇忿生之
國今懷慶府溫縣蘇暴二國境士犬牙相入故嫌忌而相謗胡
承其云路史暴辛公采地鄭邑也一云隧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
及暴是暴一名暴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
及暴是暴一名暴其地在今懷慶府原武縣境與溫接壤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

可疏箋二人者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

入弔唁我乎女始者於我甚厚不如今日也今日云我所行有

何不可者乎何更於已薄也○此禍者蓋蘇被譖得罪卒致失

國左傳所云桓王與鄭以蘇忿生之田者即司寇蘇公之世業

也詩言為此禍者誰也爾若無愧胡以聞我受譏至我梁而不

入弔唁我乎爾始於我厚不似今日之疏聞人云爾不以我為可者何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注韓說曰堂塗左右曰陳我聞其聲不見

其身注魯身作人不愧于人不畏于天疏

傳陳堂塗也箋堂塗者公館之塗塗也女

即不爲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觀女之身乎女今不人信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堂塗左右曰陳者玉篇阜部引韓詩文皮嘉祐云釋宮堂塗謂之陳孔疏引孫炎曰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今爾雅作堂塗郝懿行曰鄉飲酒禮注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在堂下因有下陳之名晏子諫上篇云辟拂三千謝于下陳蓋言屏退之謝於堂下而去也古者狗馬之屬以爲庭實故曰充下陳婢妾卑賤與庭實同故亦曰充下陳俱本爾雅也堂塗考工記匠人作堂塗鄭注引爾雅亦作堂塗借字途或體字陳奐曰匠人堂塗十有二分鄭注謂階前若今令甃甃也分其督旁之修以二分爲峻也賈疏漢時名堂塗爲令甃甃令甃今之塼也甃則塼道也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二寸於中央爲峻焦循曰甃即陔陔階次也蓋室南有堂堂下有階東西階及門之塗以甃甃之是謂之堂塗亦謂之陳陳者陳之借字說文陳列也謂陳列於東西也釋名陳堂塗也謂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塗乃堂下本名謂之陳者塗之別名也韓云塗左右曰陳左右與東西無二義也箋云公館之堂塗者正義禮有公館私館公館者公家築爲別館以舍客也上云不入我門則不得入所居之宮以館者所以舍客故雖不見主得至其陳胡承珙云凡通問皆可謂之聲聞其聲不見其身者蓋通問而不請見也魯身

作人者列女衛靈夫人傳引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詩又云爾行蹤如此詭秘不愧於人之指目乎不畏於天之監察乎所以深責之也禮表記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鄭注言人有所行當慙愧于天人也明齊毛文同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攬我心

充傳飄風暴起之風攬亂也箋祇適也何人乎女行來而去疾正如飄風不欲入見我何不乃從我國之南不則乃從我國之北何近之我梁適亂我之心使我疑女○胡承珙云匪風傳用爾雅迴風爲飄文此但云暴起之風者惟狀其去來之疾不取迴旋此詩前四章三言逝梁一言逝陳則正義所云數過其門而不入者是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疏箋遑暇亟疾盱病也女可安行乎則何不暇舍息乎女當疾行乎則又何暇脂女車乎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一者之來

見我於女何病乎○馬瑞辰云脂音支卽支字之假借支與楮通爾雅楮柱也楚詞王逸注軻楮車木也玉篇軻礙車輪木節

南山詩箋氏當爲桎鐻之桎釋文桎礙也軻所以支車使止脂爾車卽楮爾車亦以軻支而止也詩蓋言爾之緩行且不遑舍

息爾之急行豈暇楮爾車以止之邊正言不遑也舊訓脂車爲膏車失其義矣膏車所以行非所以止也黃山云左襄三十一

年傳中車脂轄隸人牧圉各贈其事是諸侯賓至主國當命主車之官爲脂其車非賓自脂也詩言爾之安行時亦不肯止舍以待我之牢禮爾之亟行時我卽欲脂爾車轄以助爾行而尙何及故曰遑脂爾車正怪其盱也孔疏謂言汝安舒不見汝間暇舍息言汝急疾又見汝閒暇脂車夫脂車爲時幾何既不舍息何名閒暇此依箋爲說非云何其盱之指愚案上章三逝梁一逝陳此章又分安行亟行是何人過蘇國者非一次故詩云望其壹者之來亦何病於女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注韓易作施云善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疏傳易說也祇病也箋還行反也否不通

反又不入見我則我與女情不通女與於諸我與否復難知也一者之來見我則知是使我心安也○行去而不入猶曰事亟還則無可解矣易作施云善也者釋文引韓詩文馬瑞辰云易施古音不同部而義近皇矣詩施于孫子箋施猶易也易繫詞上辭有險易京房注易善也凡相善卽相說韓毛義正相成書盤庚不惕予一人白虎通引作不施予一人亦易施通用之類愚案何人以從暴譜蘇內愧而不肯來見詩人旣知其從行又知其不入而仍望其來者意切而詞婉也箋以爲疑之未察蓋非刺何人卽是刺暴而以爲不直斥暴譜者亦非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箎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疏傳土曰壎竹曰箎三物豕犬雞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

應和如壎箎以言俱為王臣宜相親愛及與諒信也我與女俱

為王臣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今女心誠信而我不

知且共出此三物以詛女之事為其情之難知已又不欲長

大壎謂之歸孫炎曰音大如叫呼也郭注壎燒土為之大如鵝

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釋樂又云大箎謂之

沂孫炎曰箎聲悲沂悲也郭注箎以竹為之長尺四寸圍三寸

一孔上出一寸三分名翹二孔制一上字一孔制一上字

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小師注鄭司農云七孔蓋不

數其上出者又周官疏引禮圖言九孔風俗通義言十孔傳聞

異也孔疏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蘇成公作箎謠周古史考云古

有壎箎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蘇成公善箎記者因以為作謬

矣世本之謬信如周言其云蘇公暴公所善亦未知所出蘇暴

並公卿不當自善於樂之小器以相親也愚案詩言同為王臣

班聯比次如物在繩之相貫親切極矣我之信諒爾猶不我知

乎故欲出三物以詛之毛傳所言三物分三等左隱十一年傳

鄭伯使卒出玁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此一時用三物禮

曲禮泄牲曰盟賈疏載異義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節之什

犬庶人以雞此於三物
外增牛合盟詛言之也

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注韓說曰短狐水神也有覲面目注魯說

曰覲姑也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疏傳蜮短狐也覲姑

箋使女爲鬼爲蜮也則女誠不可得見也姑然有面目女乃人

也人相視無有極時終必與女相見好猶善也反側輾轉也作

八章之歌求女之情女之情反側極於是也○短狐水神也者

御覽九百五十引韓詩內傳文內誤作外卽釋此詩爲鬼爲蜮

之文又奪短上蜮字歐陽文內誤作外卽釋此詩爲鬼爲蜮

部狐乃狐字之段借也御覽引元中記曰水狐者視其形蟲也

其氣乃鬼也長三四寸其色黑廣寸許青上有甲厚三分許其

頭有物向前如角狀見人則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人中十人

六七人死說文蜮短狐也似蠃三足以氣射人也注一名短狐左
春秋經作蜮穀梁莊十八年傳云蜮射人者也注一名短狐左
釋文狐作蜮一名射景詩義疏云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
則殺之故曰射景一名射工左穀梁釋文並云蜮本草謂之射
工亦名水弩漢書五行志劉向以爲蜮生南越亂氣所生故聖
人名之曰蜮蜮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其甚者至死
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也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
自越來也顏注卽射工也亦呼水弩五行志狐亦作蜮此物以

其能射害人故受孤名以居水中故人又以爲水神也文選東京賦李注引漢舊儀曰魃鬼也魃蓋通作字又引漢舊儀曰昔顓頊氏有三子一居水中爲魃魃是蜺亦鬼類故與鬼並言也荀子儒效篇正名篇並引詩爲鬼爲蜺六句王逸楚詞大招注蜺短狐也詩云爲鬼爲蜺明魯毛文同觀蜺也者釋言文魯說也釋文引孫炎曰觀人面蜺然孔疏引說文觀面見人猶禽獸也韋注觀面目之貌足正後人據誤本說文以蜺爲面醜面慙之非極窮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巷伯

疏毛序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箋巷伯奄官

近故謂之巷伯與寺人之官相近讒人謂寺人寺人又傷其將及巷伯故以名篇○黃山云後漢孔融傳冤如巷伯李注引毛萇注巷伯內小臣也掌王后之命於宮中故謂之巷伯伯被讒將刑寺人孟子傷而作詩以刺幽王也與傳言孟子將踐刑而作詩異箋說又異二毛其釋篇名謂由寺人傷讒言將及巷伯既非事實尤涉不經班固習齊詩司馬遷傳贊言小雅巷伯之倫顏注亦云巷伯奄官也遇讒而作詩馮奉世傳贊又言孟子宮刑張晏注亦云孟子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後漢宦者傳

李注前引毛序毛萇注後又云巷職即寺人之職與毛注異不知所出然使巷伯即寺人則說巷伯者可云即寺人官名說寺人孟子者可云即巷伯而經師說無此說則亦難定惟準之齊說知此篇古無正解不妨并存也

萇兮斐兮成是貝錦注韓萇作縷彼諧人者亦已大甚疏傳興

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萇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蜺之貝文也興者喻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大甚者謂使已得重罪也○說文萇草盛非錦文義說苑立節篇詩曰萇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諧人者亦已大甚是魯作萇與毛同韓作縷者說文縷帛文貌詩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未載何家經文玉篇糸部縷下引韓詩實作縷知許用韓文也陳衛撰後檢唐卷子本玉篇引韓詩實作縷知許用韓文也陳衛撰文選陸機文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縷兮斐兮成是貝錦考屬之烈文篇無封靡於爾邦其義未當據曹植魏德論以荆人風靡與交益影從對文是讀靡為披靡之靡則義不得訓好曹習韓詩者也竊意靡好之訓即釋巷伯詩縷斐之義韓詩內傳斐字當訓為靡故薛君章句申釋之曰縷好也方言二云東齊言布帛之細者曰縷秦晉曰靡郭注靡細好也其義亦當本之韓詩貝錦者禹貢謂之織貝陸疏貝水介蟲古者貨貝是也餘蜺黃為質白為文餘泉白為質黃為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王紫點為文皆行列相當正義言非徒譴讓小率乃至極刑重罪

是為大甚

哆兮侈兮注舊哆作侈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疏傳哆

南箕箕星也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辟嫌之不審也昔者顏叔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至顏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乎旦而蒸盡縮屋而繼之自以為辟嫌之不審矣若其審者宜若魯人然魯人有男子獨處于室鄰之釐婦又獨處于室夜暴風雨至而室壞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戶而不納婦人自牖與之言曰子何為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之也男子不六十不問居今子幼吾亦幼不可以納子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曰欲學柳下惠者未有似於是也箋箕星哆然躔狹而舌廣今譏人之因寺人之近嫌而成言其罪猶因箕星之哆而侈大之適往也誰往就女謀乎怪其言多且巧○說文哆張口也魯哆作侈者釋言侈離也郭注見詩陳喬樞云邢疏引此詩哆兮侈兮以侈哆音義同今據郭注明言見詩當是舊說據魯詩之文引侈兮侈兮為證故郭云然說文侈離別也讀若論語跖足之侈今論語跖字作啟啟開也離亦有開義張口猶開口故侈哆訓義相通史記天官書索隱引詩汜思樞曰箕為天口主出氣陳喬樞云天官書箕為敖客曰口舌索隱宋均

曰敖謂弄也箕以簸揚謂弄爲象故詩曰多兮侈今侈成是南箕孔疏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之二星已侈然而大舌又益大半而益一謂之侈袂星因物益大而名之爲侈也

緝緝翩翩謀欲諧人注韓翩作緝云緝緝緝緝往來兒也齊魯

緝作耳慎爾言也注韓也作矣謂爾不信疏傳緝緝口舌聲翩

也女誠心而後言王將謂女不信而不受欲其誠者惡其不誠也○翩作至兒也玉篇糸部緝下云韓詩曰緝緝緝緝謀欲諧

言緝緝往來貌也又糸部緝下云韓詩曰緝緝緝緝謀欲諧言

緝緝往來兒也皮嘉祐云緝緝緝緝韓皆以爲往來貌者行羣

篇授几有緝御箋緝猶緝也往來相緝故曰緝緝緝緝既訓往

來緝緝白當同訓漢書楊雄傳緝緝往來是緝緝之訓往來尤

爲有據韓詩兩訓較毛義爲優齊魯緝作耳者說文耳下云聶

語也引詩作耳耳翩翩與韓毛異蓋齊魯文說文聶下云附耳

捷捷幡幡注三家捷作倅亦作健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

遷疏

傳捷捷猶緝緝也幡幡猶翩翩也遷去也箋遷之言誦也王倉卒豈得不受女言乎已則亦將復誦詩女○捷捷作

唼唼者漢書揚雄傳反離騷云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蘇林

注唼音詩唼唼幡幡之唼亦作倭倭者眾經音義十六引詩作

倭倭幡幡皆三家文豈不爾受既其女遷者言倉卒間豈不受

爾之諧言而惜惡他人既而知女言不誠亦將遷惜惡他人之

心轉而惜

惡女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注魯好作旭草作僇蒼天蒼天視彼驕人

矜此勞人疏

傳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箋好好者喜譏言之人

者釋訓旭旭僇也即好好之異文馬瑞辰云女曰雞鳴詩旭日

始旦釋文引說文旭讀若好此旭好同音之證又好古通致从

丑聲與旭从九聲同二字並許九切故通用草作僇者釋訓僇

僇勞也邢疏引詩勞人草草是僇即草之異文又廣雅云僇僇

憂也曹憲音草勞人即憂人也呼天即訴

王也欲其視察彼驕人而矜憫此勞人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諧人注齊韓諧作譏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疏

傳投棄也北方寒涼而不毛昊天也箋付與

昊天制其罪也。○彼譜人者三家皆與上同作譜下取彼譜人無者字直呼爲譜人而已。或作譏人其義同也。齊韓作譏者禮縞衣鄭注巷伯六章曰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荀悅漢紀亦引詩云取彼譏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此齊作譏之證。後漢馬援傳朱勃上疏曰詩云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李注引續漢書曰勃能說韓詩此韓作譏之證。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茂上書曰詩云取彼譜人投畀豺虎又說苑建本篇詩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二書合之此章魯經文皆全同作譜與毛同也。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疏傳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欲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此譏人欲譜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作起也。孟子起而爲此詩欲使眾在位者慎而知之。旣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釋丘如畝畝丘郭注丘有壟界如田畝邢疏引李巡曰謂丘如田丘曰畝丘也。孫炎曰方百步孔疏楊園亦園名於時王都之側蓋有此園丘詩人見之而爲詞也。漢書古今人表寺人孟子列中之上張晏注寺人孟子違於大

雅以保其身既被宮刑怨刺而作馮奉世傳贊孟子宮
刑張晏注寺人孟子賢者被讒見宮刑作巷伯之詩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節之什十篇七十九章五百五十二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十七終